



雲養集十二

~ 16
2439
6



門 知
號 2439
卷 8-6

雲養集第十一卷篇數

序十一

記三十九

第十二卷篇數

跋五

箴二

銘三十四 附南極篇二則古梅頌一首

箋文三

上樑文一

書牘三十四





雲養集卷之十一

清風金允植洵卿 著

東萊鄭崙秀伯河校正

檜山黃炳郁進文編輯

序二

共十三
錄十一

韓日警察官會話序

己酉

夫治獄之要在於審得其情是以民之有罪必先由警署反覆閱實然後移送裁判所以法斷之然則警署為善惡之判而人鬼之關也欲審其情須聽其辭一言之誤而善變為惡一句之錯而人化為鬼豈不凜乎其可懼哉方今 聖明在上庶獄庶慎濫體無逸之道施政改善之際尤以警察為急務故多聘先進國明法之士與本國官

吏公同審訊匹夫匹婦可無不盡之情而但欠言語不通情志未晰象鞅傳語易致訛誤警部宋君脩用為是之憂視務之暇研究兩國國語參以漢文著有韓日警察官會話一冊凡七綱四十九目皆警察上必要之話也兩國之言語文字互相發明不待譯舌而瞭然可辨留心慎獄之官宜常置案頭時時習閱則審問之際聲入心通疑阻咸釋幽冤畢達可以召天地之和可以補無刑之治宋君可謂能盡其職者也書成請弁于余不敢以老耄辭而為之序

東清牧民學校序

夫人之遷徙其居本無常處而所不可遷徙者心也心者一身之本若忘其心是忘其本也忘其本則如無根之樹無源之水立見其枯且涸也惡乎可哉昔孔子傷道之不行欲乘桴而浮于海此可以

見遷徙之無常也太公封于齊五世反葬于周君子曰孤死首邱仁也蓋言其不忘本之義也今我西閩島同胞諸君世沐 皇恩安土樂業垂五百年一朝離親戚棄墳墓遠徙殊域豈得已而為之哉屹于凍雀生處雖樂魏風碩鼠誓將去汝嗚呼可勝歎哉惟彼鴨綠婆豬之間有一撫原焉世所稱西閩島是也在昔高句麗時為國都郊甸之地後因兩國交界廢為甌脫者為數千年今屬東清地邇來邊界同胞為鷄欄之所驅扶攜而往居者為數萬戶其山川明秀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牧畜繁殖有金銀蔘貂之饒漁獵種植之利其風俗淳龐戶不夜閉韓清襟居熙熙然有朱陳之風誠世間福地也哀我同胞流離顛沛之餘得此樂土而居之何莫非我先王陰隲之攸暨也夫王者牧民之政必富而後教之孟子說齊梁之君先制其田

里之產使之不飢不寒設為庠序學校申之以孝悌之義然後親上
死長之心於是乎生故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今我
同胞諸君既得耕鑿之所幸免凍餒以養其子孫其子孫安居飽樂
忘其鄉井不復知有祖國之思想則曾是代馬越鳥之不若矣朴君
永運為是之懼初立牧民學校以新舊學術教育青年子弟名之曰
牧民者明富而教之之義也其主旨在乎各懋實業不忘其本雖身
在異域乃心宗國如得一絲一粒輒思吾先王之所賜每值歲時
慶節捧太極之旗東望呼祝曰吾皇庶幾無疾病歟吾國其勃興
歟念念在茲以宗國二字刻之心曾涅之背上擔之兩肩之上以此
對外人外人孰敢侮之哉若不然則是無本之人倪眉帖首而受人
嗤侮雖免凍餒曷足貴乎王者壹視遠邇無此疆爾界之分豈謂一

葦相望之地限隔 皇化哉願諸君勉旃勉旃

大同教緒言序 庚戌

大同之說見於禮運其條目不列於編中近世清人康有為為之論
述六主義識者以為合於天理之公為今日東西洋政治之模範先
康氏七十餘年我國耆儒李東祐得其說於山東孔鼎謨即其家藏
世傳之旨云始知此說出於聖門之遺傳非自康氏初之也世之經
生學士以其初見而疑之曰是非吾夫子之所嘗雅言也何其與經
傳不類也夫未之深究驟聞斯言宜其言之疑於河漢也嗚呼聖遠
言湮大道久晦三代以降以少康為至治之世不復知有大道也時
君世主樂其自專而惡聞大同之說雖以夫子之聖身居下位不得
冒犯時諱對人昌言惟以微意寓之於易春秋與一二高弟嘿而識

之以俟百世之後此所以不著於經訓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昔堯舜之為君也以天下為公器惟賢是授刑賞與奪付之公議而君不與焉百姓不知其德曰帝力何有於我哉當時人人比屋可封此即所謂大同之世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夫唐虞之治如太虛過雲無迹可尋不知所述者何事所稱者何言無乃為大同之治非後世可及故拳拳而不能已者耶非徒孔孟為然伊尹在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伯夷叔齊隱於首陽之下而歌神農虞夏寧戚叩牛角而傷不逢堯與舜禪自古有道之士雖身處少康之世而神遊於大同之域心心唐虞口口堯舜其想慕詠歎之意自可得之於言外矣其後二千餘年此道不講幾不知堯舜之為堯舜日陷塗炭而莫知其故天誘民衷泰西列國經百戰之餘知人民之不可強

制天理之不可終抑一變其政治割專制之私設衆議之院昭揭憲法與民共之風潮所驅及於東亞其心法之精一範圍之廣大暗合大同之義而大同六主義之說適出於是時夫公理所在無分東西孟子所云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年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不其信然乎苟能擴充其道則人民發達國勢自強君有常尊之榮民得自由之樂唐虞之盛可復見於今日矣反是則國亡民散驅而納諸奴隸禽獸之域令人慘怛而不忍想歷觀近世地球各國興亡之跡瞭如指掌雖至愚可以知其得失吾夫子憂世之意可以發明而大同之旨可以昌言無忌矣於是同社諸賢勗立大同教會與海內同胞相與講修於其中闡明千古不傳之秘推廣前聖未發之旨為萬世開太平之基將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同被聖

人之化而登太和之園豈不休哉本教會員述大同緒言一編屬允
為序允荒耄且病不能屬思畧舉其大義而弁諸首若其細目則緒
言盡之茲不縷陳

李氏孝烈錄序

天地正氣賦於人而為孝為烈此道之所由生也外此則為夷狄禽
獸而已故下有風俗之美則國雖亡而道則存上無教化之行則國
雖存而道則亡國亡而道存其國為不亡國存而道亡與無國同傳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豈非諸夏禮義之所聚而聖人之所
貴乎哉余以癘病久淹床茲不省戶外事者久矣忽一日默庵李翁
齎其家世孝烈錄一冊以示余且乞為弁文余盥而讀之曰盛矣哉
三孝二烈相繼並萃于李氏之門皆近世事也使人觀感者深為世

模範豈不休哉余又因是而思先王之澤焉維我列聖朝濬仁
厚澤決于民心教化行於上風俗美於下其遺風餘韻至今未泯以
致男孝女烈比屋可封李氏特其尤著者也孰謂先王之澤已斬
乎嗚呼吾邦素稱善國今雖時代變遷尚可扶植風教相與講明
先王之道不失為東方君子之國吾黨之士可不勉乎哉且默翁不
以其家世卓行以邀當世褒恤之典乃博求賢士大夫之言以圖不
朽可謂善繼人之志者也歎余於是感歎力疾而為之序

蓮社同志會序

白蓮結社者做廬山僧惠遠故事也白蓮者何喻西方佛土清淨之
意也佛土何在即吾心是也惠遠何人也古之名釋也其所與結社
者為誰晉末徵士陶靖節若而人也靖節儒者也何以入於佛氏之

杜夫儒者志存匡濟以汲汲行道爲己務靖節棄官歸田無意於當世之事故與惠遠結爲空門之友飲酒賦詩任真樂道不拘於戒律優遊卒歲百世之下可以想其風而恕其情焉金剛寶雲禪師今之惠遠也戒行修淨博通內外經典善譚禪理都下士大夫樂與之遊遂結一社名蓮社同志會入此會者大抵皆年迫桑榆淡於世諦瘦於津梁欲得休息之所者也其高風卓識未必及於前人然其所以爲志則同蓋處於方之內而遊於方之外者也

獻齋先生文集序 辛亥

昔顧亭林先生有言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夫經術者修己之本也政理者安民之本也君子之道修己安民而已舍是二者而論文豈足謂貫道之器乎故文從道出道以文見譬如草木之

有華者必有實無實之華君子恥之本朝人文之盛莫如 明宣之際垂三百年而得朴獻齋先生先生膺名世之期挺有爲之才其學自子臣弟友所當行之義分達之於天德王道經緯史元元本本其蓄積素養之具既厚且濶然未嘗以文人自命如有所作則必有爲而發非汗漫無實之言也每意到下筆沛然而達其所欲言不規規於繩墨尺幅而自然成章其論治亂興亡之道生民利病之源必反覆剴切明白痛快警破時人之昏瞶論典禮則根據精詳體裁謹嚴語交際則誠信相與而不失自主之體大而體國經野之制小而金石考古儀器雜服等事無不研究精確實事求是規模宏宏大綜理微密皆可以羽翼經傳闡明先生之道者也故其爲文也卷容典雅發揮有光使人易解而無雕繪粉澤之容艱難勞苦之態往往如江

河之一瀉千里瀾汗無際而餘波淪漣曲折成文非有本者而能如是乎於詩最好韓文公鴻章鉅篇時發其光怪陸離之狀蓋亦深得其神髓也嗚呼先生不幸而處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時雖位居鼎鼐而無用賢之實進而不能展匡濟之策退而不能遂邱園之志鬱悒無聊常掩袁安之涕然其見於文辭者冲融和平無怨誅之意戚戚之色蓋不忍置斯時於亂世而自潔其身也此忠厚之至也淵齋尹公世之篤論君子也其祭先生文曰士有遠學可以尊主而庇民才識可以坐言而起行名位可以參贊而彌綸竟不得展素蘊流聞澤而徒使後人想像咨嗟於寂寥之遺編蓋自古惜其不遇而歎其有命者何限焉亦復何恨乎公哉公之佐王之才本之於學術之精澆濟之以識量之包恢平生不欲為無益之空言必可以措諸實譬

如閉門造車出門而合轍惟民藝物則之是講制度謨猷之是究風壤俗敗之是邈故其文章矚然為經世之鉅工不喜華藻之飾恥為矜夸之容意象清遠如鳳之翽音節疎暢如鍾之卷通明雅潔絕塵超凡如弘壁大圭陳于廟朝之內自然貴重望之有孚尹苟達不可掩之光氣蓋其貫穿三禮博綜子史透關解縈得其神韻之所在淵源乎家庭聞見而歸之醇正斟酌乎中州名儒而務為平實製圓球而包羅六合攷雜服而折衷羣說跋闢衛之編則懸料海外之情狀如燭照物少日見識其大且精者如此故處之蓬華備嘗艱窶而不見其窮進于巖廊歷敷華顯而不見其泰其燕居澁念繞壁彷徨者吾未知其何事而惓惓憂愛之苦衷丹誠屢發於眉睫之外觀乎繡啓覈奏祗議燕咨朗然可讀而辭右相一疏慨然有追報之餘意益

使人感激此豈世俗之所可窺測者哉此疏原本見尹公又曰近世有用之才學識如獻齋者為誰獻齋既歿之後如獻齋者復復為誰蓋傷後人之無可繼者也先生易簀之後先生之弟溫齋尚書蒐輯遺稿手自撰次而藏之今溫齋公亦已歿矣允植蚤遊先生之門悅先生之道而知不足以知先生茲於遺集編摩之役悉遵溫齋之舊而刪其繁複係之以尹公之言弁諸卷首庶幾無負先生之志也歟

說文翼徵序

先從氏翠堂公曰說文解字為字書之祖倉頡精義非此莫得而傳然尚恨體裁不嚴校勘未盡此翼氏翼徵書所由起也夫人類之所尊者莫如天地父母及帝字而許氏皆從字而不從文不得為建首父祖之祖與姑且之且相混無別不成倫理此皆有絕大之關係

凡若是者一入第手墜者復而偽者正隔斷者接續而隱晦者呈露有萬物斯覩之快自有六書之學所未有也允亦嘗從溫齋先生遊得聞一二緒言益倉頡古之聖人也其造字也莫不有至理存焉唐虞三代以前承用惟謹不失本旨考諸後世發見之古鐘鼎可知也自衰周以來變而為大小篆隸又轉而為八分楷草日趨簡易多失其本旨或以近似而並混或不能分別文字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自史籀古文不免斯患况其下者乎先生嘗言許氏之世鐘鼎之埋沒於地中者未盡出所崇者惟孔壁書之蝌蚪文字而集古攷古博古諸書之尖畫寫篆款識諸家之武斷臆定啓誤承迷為鐘鼎遺文之第一厄會又曰金石遺文其功甚大而若考證非其人則金石遺文之害亦大矣蓋字體之明確可據者莫如鍾鼎而金銘古奧難解非

大眼目細心法洞覽天人之理博綜古今之雅者不能辨也後之論書者避難趨易僅由李斯而上及於史籀而已無能出其範圍之外且漢儒之學守其師說雖知其非不敢矯正於是謬者仍謬晦者愈晦浸浸然失其面目者多矣先生為是之懼專精覃思用力於六書之學嘗擇良木手自斲礪為鍾鼎槃敦椀楬諸彝器數百種依圖刻畫列寘左右坐卧於其中晝宵研究若許氏字義之有未晰處一以金銘斷之比較同異考文辨贗正其偽謬如酷吏之治獄或有金銘之所無者亦可推類旁通有左右逢源之妙窮極幽微竭其心思初為凡例分別文字有專聲聯比繫从聯从之別辨一字二讀之所由別皆發前人之所未發回復逸墜整頓紊亂所徵定隱文秘字者不可悉數莫不切當事理允合人情洵可稱千古有數之書也方其凝

神入妙之時翳翳不足以悅其口彩色不足以眩其目聲樂不足以娛其耳心界虛靈遊於曠朗之原顧眄指畫之間恍然如有所得雖夜中必呼燭記之坐而待旦走至伯氏懋齋先生所對床討論懋翁亦欣然許之雖在千里之遠必往復質正然後登福當時諸賢與先生兄弟相好者皆通儒達士相與欣賞奇文辨析疑義者甚多而至如先生此書不能下一轉語蓋不欲強其所不知而讓先生以專能也懋翁嘗奉使入燕攜帶說文翼徵未成草示王軒董文燦吳大澂諸君皆邃於說文之學者也莫不大加稱賞曰此許氏之真功臣非若徐鉉父子之依文解釋而已俟其全稿出當見洛陽紙貴也懋翁即世後先生退居鄉第晚年所造尤臻妙詣客至輒疊疊說說文字義客唯唯而欠伸欲睡先生亦大笑不較也仍歎曰天倫知己云已

無可與語是書者也書凡十四卷先生手自編纂翠堂從兄同為校閱藏之巾衍以待後世子雲先生歿後十有二年辛亥社友之知其事者皆曰先生此書非徒補許氏之闕實有羽翼經傳之功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不宜久闕於篋笥中遂謀鈔梓徵序於允允才識函養且久經患難哀瘥奄至書中與義百不記一與紙頭濫評時判若二人何以當玄晏之役乎雖然當日參聽於硯邊唯唯而欲睡者惟允尚在不敢終辭畧述舊聞以叙之嗚呼顧今字內風氣日上必有四海同文之日先生此書雖不得遭遇於一時求諸六合之廣百世之遠能知愛好此書者豈無其人若因此而益加研究以補先生之闕若先生之於許氏此固先生之志願也

白渠集序

鳳棲先生講道於輦轂之下經行之餘課以文藝一時才俊之士皆出其門多有因文而入道者白渠俞公其一也俞公之學以讀書明理操存踐履為主當壬午捨擻之際朝廷舉巖穴之士公以布衣直拜臺官世人多以遺逸近例覘公之出處公不欲苟異於人且知時事之不可為慨然決去上疏辭職附陳時務七條纚纚數千言皆切中機宜既而報罷遂退耕于午橋之野講明舊學覃思著述尤肆力於古文辭與友朋往復書尺必以道義相勉其論心性則矯理氣之偏說禮儀則酌古今之宜策三政則主仍舊補弊之義籌時務則倡內修外攘之說條理明粲秉執堅確醇乎儒者之言也蓋嘗論之公之經術勝於文章文勝於詩古詩勝於近體惟近體諸作亦復蕭灑清遠不落塵腐麗而有則和不流足稱近世名家也余與公趨向

雖同出處各異公守死善道不易其志余浮沉冥行屢蹈禍機公之
 與人書云某也貴不足備蓋濶絕之也吾輩生當四千年初有之變
 局其勢不得不隨時變通若膠守古法欲挽回三英之盛可謂迂闊
 然不迂闊何以為儒者乎故余雖見絕於公亦不敢自外於公公余
 之強輔也今於何處更聞責善之言乎臨文帳觸不禁撫昔之感云
 爾

柳塘集序

柳塘名柁姓金氏籍全州居定平官參判贈戶判

金生麗澤齋其先祖柳塘公行狀及詩稿一卷附應試賦策若干篇
 示余曰此外又有文稿三卷方付剞劂乞賜一言以弁之余盥而讀
 之其忠孝大節循良治蹟周旋患難之際翼贊中興之業憂國之誠
 老而彌篤可謂一國之善士矣徒一鄉哉公當龍蛇捨攘之時奔走

於金革之事常以韓文自隨手不停披其發於性情者清儻豪健直
 逼盛唐風流文彩照映於戎馬之間有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之風
 世所稱金烏山詩落落高標古注書金烏山下閉門居之句至今膾
 炙人口今見此詩載於公集中可見公之詩名播於當時與治隱高
 節並稱於世也其對策中有茂山堡勿令胡夷雜處以防後患之語
 其卓見遠識不讓於江統徙戎之論也噫以公之文學才識足以大
 用於當世而棲遯下邑未克展其蘊抱何哉其受通政加資詩曰平
 生不識君王面金玉初從夢寐來余讀至此不覺掩卷而歎曰有
 是我公之佗僚也公以文科出身宣力四方勲績茂著而朝廷猶以
 邊鄙疎遜之踪待之至老白首而不得見君王一面雖欲盡其器
 能不可得矣寧不可慨乎余生後公三百年不識公之名今讀其遺

稿而後知之便有朝暮遇之想自慙孤陋無以自解序其大畧於卷首文編三卷雖未及見嘗其一齋亦可以知全鼎矣

送李莞齋啓承宣歸長厚院序

莞齋學士少個儻有大志不肯安於小成既而蹉跎無所成家益苟落就食于陰竹田舍將行謂余曰某非避世也即不得已為此苟全之計也某少承庭訓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今先輩長老凋謝殆盡無從而得聞藥石之箴願賜一言贈行俾有所警省焉余曰善乎子之問也夫士尚志所以守之者信也志苟立焉則天地不能違鬼神不能奪况於人乎守之以信則金石可透豚魚可孚况於事為乎夫坤輿至廣也有以跬步才于遍行地球者揆險至難也有以孤舟飛車冒風濤凌寒暑達之于南北冰海十死一生終成其志者泰西人

之立志守信如此故能逞雄於六洲之上者也昔伊尹耕於野傳說築于巖太公釣于渭寧戚飯牛里奚犧牲此五賢者方其未遇也其窮餓空乏當何如哉然且忍辱耐苦自奮而成大業者以其一腔熱血常有不灰冷者存無是則餒也終於耕釣牧畜而已後世何稱焉行矣莞齋子有自信之力但當益固其志則必有到彼岸之日吾子勉之矣夫有志之士在位不忘印壑雖在印壑而豈能忘世乎豈若山澤之癯長往而不返者哉

渠堂詩鈔序

俞渠堂吏部少有雋才自髫髻時出語不俗朴齋先生嘗見其詩知其為國器大加獎歎授以魏默濱海國圖志曰此時外洋事不可不知也君以是益自奮及長遊學東京及歐美各國瞭然知時局之

將變潑以宗國為憂傲裝東還欲以警告時人而時人多疑忌之以飛語中傷長在縲絏之中後起廢為天官長時百度解弛毛髮皆病君以為非大憂張不可為國與道園金公協心輔政特立於衆謫之中以身為犧牲而不顧也改革之際不悅者滋多竟致乙未政變君狼貝去國漂泊異鄉數十年遇赦還鄉時事愈不可為而君亦老矣遂退居于鶯梁賜第放浪山水嘯傲風月不以世累嬰其心然舉筆猶不忘憂國愛民之意蓋其天性然也尤長於五律其詩幽峭清曠風格高古獨得詩家正宗雖古之鮑謝陶韋不能過也余酷愛君詩每得一首如獲拱璧一日眩暈得百有餘首曰富矣哉此足以不朽奚以多為遂付剞劂欲與世之同好者共賞之夫雕蟲小技也然非有感激而發則不能工也嘗中有許大經綸處世有許多閱歷不得

於志而發於詠歎者其詩必傳無疑故畧叙君之出處經歷題之篇首俾後人讀其詩而想見其平生云爾

記共六十一
錄三十九

鏡潭記 乙卯

余所居近江江水常澄如一匹練又近山谿谷井泉之水皆清冽而味甘蓋其土性然也屋之南數武舊有小池歲久仍廢築土為塲然其地常濕潤雖甚旱不枯焦家仲父異之乃命家僮依古墟而鑿之割庭之半而為潭潑可沒膝四圍皆三弓許植芙蓉充魚鱉列花卉於其上其枝葉直拂房櫳潭水至清澄晶如鏡故余名之曰鏡潭將為之記人有毀之者曰潭則清矣其制甚窳且逼室子奚取焉余應曰然子以潭視潭固宜病其甚窳而逼室吾則不以潭視而視之以

鏡故不知其為病也子欲聞其說乎夫鏡者所以鑑也愚夫照之以
治容智士喻之以保身古之人以善觀人者謂之知鑑觀古今懲得
失謂之前鑑鑑之不獨為青銅稱亦尚矣吾之所以鑑異乎是方吾
之事欲交中塵垢滿面掃之不除驅之不去開戶而視吾潭則澄清
淡泊不受污穢澄澈照心蕩滌渣滓方吾之神思懵懂志意煩擾悠
悠揚揚莫知所定是潭也風息浪穩波心虛明怡然我顧反其常性
方吾之遇物移情窺察歆羨是潭也充然自足不求于外方吾之沓
沓蹇蹇志切躁進是潭也盈科而進進而靡虧方吾之委瑣齷齪不
能容物是潭也涵畜包納混混無滯其得於潭者豈少也哉一日閉
戶鄙吝自生故吾近室而營之朝夕臨看且是潭雖小當踰於楮子
之大吾既視之以鏡又何嫌其窄乎林風吹水苔鮮自捲吾視之以

磨鏡素月流光圓影印壁吾視之以掛鏡此皆天然自成何用鑄冶
之勞哉且吾與子飲酒於斯投壺於斯視其潭則盃盤交錯金天參
差可以供雅賞矣客散酒盡空欄闌寂余乃幅巾杖屨負手高詠視
其潭則亦有人幅巾杖屨負手高詠余於是歡然相對抵掌談笑不
知日之將夕潭之樂其至矣哉子去矣吾將與鏡中之人道遙

潤筆庵遠望記

自漢師遡江以東皆巨峽也自東而南地勢益高江流益駛倚岸羣
山皆有崱嶸岌嶭之勢其精英之所聚脈絡之所湊雄峙傑特蟠踞
于楊根砥平二縣而為鎮山者曰彌智自楊根邑治踰飛狐嶺直上
二十里而有僧舍曰上元庵自上元又上五里而為雪庵又五里而
為潤筆庵庵正在彌智之頂是行也乘巾幘脫袍帶攀蘿緣壁前者

引後者推力盡而神疲然後庵見破壁朽榱佛龕壞汙蓋庵之觀不
在乎此也昔在麗季牧隱李先生嘗築室于茲研精讀書遂以文章
顯後之人不欲泯其蹟以其室為佛庵名之曰潤筆實謂先生潤筆
之所也余於乙卯季夏登是庵時盛暑尚凜凜有霜雪氣霧終日不
罷仍宿數夜俟霧稍捲憑樓而望之庵在山回處阻東西北惟有南
界一路曠然無垠幾旬諸郡皆在几席之下其都邑之錯落川原之
縈紆可指顧數也自湖以南目力所及迷離渺茫但見羣山累累如
蝮封如叢塚往往有名山巨嶽特立而高出者如波浪中激石山僧
指以告余曰某是某州之鎮山某是某水之支流聞其名則皆前所
願見而未得者也至于嶠南之小白山而止自此以外烟雲杳藹與
天相接目之所不能窮心之所不能領也計小白距此七百有餘里

矣余昨在上元時天氣清美俯看東南地上有一片濃雲其下有如
黑綃者直垂數丈問諸僧徒曰某地方大雨余茫然自失及到是庵
又有大霧抱山咫尺不見人面余於是始覺陰晴之不同卑高之無
窮嗟乎吾曾在彼片雲之下陰則以為天下陰晴則以為天下晴上
一級則以為高莫高下一級則以為卑莫卑顧不大可笑哉徐四佳
云牧隱少從中州文士遊為詩文法度森嚴及夫晚年汎濫縱橫遂
不經意此老才高一世傲視東方謂無具眼人故敢如是余謂此老
眼目不自中華大而其自彌智山高

琴鶴軒記

庚申○代仲從氏作○琴鶴軒順天政
堂之號也庚申余隨仲從氏南遊時作

順天古稱富麗有杭稻魚鹽之美橘柚竹箭之饒山水樓臺之勝邑
人稱之曰小江南夫江南固佳麗之區然去中州踔遠風土異常江

北官遊之士每多失志遷逐羈旅愁苦以道其不平之懷江南雖佳未足為樂余以久在內無補思欲得一郡以自效犬馬戊午冬忝守是邑才疎慮短困於劇務為官三年簿牒稍閒聽事之後舊有翠竹碧梧紫薇山茶之屬余為鑿小池增植花卉日夕與賓從嘯詠於其間於是內無苦楚之意外得優閒之趣妻孥欣欣在官如家其視江南遷客遇境悲愁果何如也但念政惠未有所加昔之富麗者舉皆失業凋殘太守知江南之樂而不知江南之苦百姓知江南之苦而不知江南之樂樂則同其樂苦則同其苦此賢太守之事非余之所可及也

哲宗庚申夏余省晦隱從兄于順天之琴鶴軒未幾任滿隨歸今公遊岱已久而余以知府重登斯軒陳跡森羅觸目傷感昌黎詩

云憶昨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眼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者正為余今日道也遂誦公所作琴鶴軒記刻而揭之日夕寓目屈指星霜居然為二十二年而異鄉對床之樂宛然如

昨日也

仲夏巳

望海臺記

出府東三十里新城浦有倭人所築臺臺古有三峯萬曆丁酉倭酋平行長率舟師泊于其下鏟平三峯因其勢而累巨石為臺前臨海口背負天馬諸山臺下築半月城周可六百步兩頭接海臺有三層高各數丈第一層可坐百人第二層可坐八九百人是為子壁第三層可列行伍馳騁周旋其下為屯守營扎之所是為中壁半月城為外壁臺有八門城有四門合十二門皆曲折複疊如制險設關而城

皆陵夷臺亦往往頽圯然其制度之精密堅緻尚可攷也臺下有舊門基卽城之北門也俗傳平行長築此臺登陸而居列戰艦數百艘於臺下與岸上軍通爲一營行長晝居將臺夜居北門之內蓋欲有變則自北門徑登戰艦也西望天馬山與臺對峙中間則平田坎谷瀉鹵之地臺與山繩直計之似不過五六百步山頂有小城基東北望海浦口光陽縣蓋新驛後峯亦有小城基依佈可望此二城卽忠武李公屯兵禦倭之所也李公之屯天馬山也兵不滿千倭兵且數萬李公分兵踰山後從水營路而來會于山上日易其服色倭人望之以爲援兵大集不敢輕進李公患倭軍多矢凡不能制乃列巨艦數十於益新驛浦口裝載葦人中包青竹乘夜昏黑順風放火直向倭臺下火猛竹裂海水盡沸倭人盡力禦之一時間矢凡且盡李公

從天馬山掩擊其衝倭人大驚擾亂死者數千行長乘船遁去追至露梁大破之蓋李公據益新之要以制其後截天馬之險以阻其進行長下陸三年不能爭咫尺之地者非惟李公二城之力抑亦行長之謀不逮也夫動十萬之衆涉海萬里爭人之國其勢不得死心不足以有成今行長名雖下陸實具舟以待以示畏怯之意於其下左右顧望士心不固踰時歷月情見勢屈此桓玄之所以敗也雖然向使不過李公之才其得志與否尚未可知李公之以少擊衆又何奇也距今二百七十有餘年其英風遺烈猶留於海山草木之間田夫漁父謳歌誦功上之十一年夏四月余至順天出龍頭浦拜謁忠武公畫像登倭臺上俯臨滄海使人吹角謂徐相觀曰嗟乎平行長用萬人之力曾築此臺其志欲平吞四海孰謂今日吾與公輩爲遊

戲之所耶相觀為余沽酒勸之飲且進歌者具生歌數闕而罷徐相觀者浦民也年七十二頗能言禦倭故事

石莊山房重建記

丁卯六月

石莊子家于金峯之右其先大父以勤儉興家晚年經營一舍以遺其子孫焉丁卯春被隣火所燒方宅數十畝之地盡為曠墟隣里驚嗟以為火由他起延及積仁之家豈天意耶或有言移居穰災之宜者石莊之大人垂涕謝之曰某不肖不能保守先人之舊廬災在某躬匪移可穰吾將抱桑梓而終老安忍捨去遂約家人節食賤衣晷月而材瓦粗備乃除墟疏礫庀工徒計程役復築于舊基石莊子仰遵堂構之志俯盡捍擋之務竭力嗣眩凡三閱月而告成其制度頗遜于舊而向背鋪置固自如也於是鄉人皆服其守而幸其成且曰

向非公志之確然遇災而輕遷徙者何限安知安居者亦不為之動耶公之家成而村容凝固使人忘其荒涼之觀而重其根本之基鄉俗於是乎厚矣仁人之利顧不博歟是舍也居村之上頭金峯在其南蒼翠鬱鬱其東當藍酒兩谷之會川源之所自出西與斗涓相直遠望漢陽三山來供案頭如雲烟之狀其北平蕪際江汕濕二水會于藍洲商颿之湖沿漁火之明滅可指顧數也記昔先大父築此室每春秋佳日攜子弟賓客遊於南阜之上終日壘壘語輒證聖又好引村里近事以戒之聞之者靡不惕然饑肺而不敢忘今去公十許年望公所遊之處尚想見其風采藹然如其言之在耳矧茲室屋依舊林園不改公之典型道範隨在可見而足為永久之模楷為後承者宜其善守而勿替也夫

沁湖亭記

戊辰○代
伯從氏作

濕水之流迤楊根治之西五十里而終郡界與汕水會焉其間多園
林第宅窈窕臨流以名勝稱者殆相望焉沁湖亭即其一也亭屢易
主為名士大夫倦遊休息之所今屬余友金尚書元一家距吾石帆
亭僅二里地而舟行順流一息可達吾亭前甚快事也記昔吾與元
一嘗夜直禁中相與抵足而卧共論東湖之勝因曰安得水東置一
屋水西置一屋吾與子扁舟往來亦人生一樂也吾輩未老而作此
事業豈易乎未幾元一出膺居留入典本兵向庸方隆意以為無
暇及是余買石潭之明年元一亦買沁湖之庄因其舊而重新之與
賓客故舊飲酒樂成馳書於余曰子不記疇昔之言乎吾欲成吾志
此其始也子盍為我記之余聞而歎曰古人有處廊廟而憂江湖者

如吾元一其庶幾乎方其總三衙飭戎政銓選人物劇務鞅掌之時
乃能超想清曠留神邱壑其不沉酣於富貴而綽有憂民之地可以
見矣如使遠處江湖又豈能忘廊廟之憂者耶而余樗散無補早晚
欲舉家東歸就食於田舍元一亦以休沐之暇歲時歸里共坐瓜皮
手釣具溯洄於芝灘月溪之間銜盃抵掌道前日所言以為歡笑之
資不亦可乎若其流峙結構之勝余未獲憑欄一眺未可詳道昔曾
南豐作歐公醒心亭記以為公之樂不在一山一水君安於上民足
於下學者材良萬物得宜即公之樂也余於此亦云爾

贈兵曹判書金公得振旌門後陰記

庚午

上之即位六年己巳八月清南儒生金蘊澤等上言以為故 贈兵
曹判書振武功臣金公得振忠節卓異乞蒙旌謚事八啓 上命本

道查啓縣令徐侯爽輔政邑之故實及詢問父老長者撫實論報道
伯韓公啓源因縣報又廣采公議皆曰信然噫此其晚矣於是備實
狀聞越明年庚午九月某日春官趙公性教據狀回啓特降棹契之
典以本年閏十月某日豎于其祀孫之家嗚呼士不惜死而亦有時
乎惜死當金襄毅公之役于滾河也使將偏軍得自戰如遼東伯者
其死豈在遼東伯之後哉顧制于人不能展其志力且徒死無益故
隱忍圖存將以有為也及其事之不成乃天也然豈不亦死而有辭
者耶迨乎丙丁之際斥和之士如林非不凜然烈矣顧未有效力之
地而徒以危言授命其有才勇如林崔諸公者又奔走顛沛欲得善
地而死而卒無如公死之光明奇偉者死一也豈亦有遇不遇之異
耶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忠孝之無二致尚矣襄毅之門篤

生令子遇狂賊則身先敵愾見讎胡則嘔血而至死其誠孝精忠無
忝厥世襄毅公可謂有嗣矣雖諸葛氏之三世死國何以加焉余既
幸公議之久而未泯又感 聖朝褒旌之典無遠不施為之次其月
日如右

龍岡晚風亭記

壬申四月

昔毛際可為萬柳堂記云柳子厚以遊觀為為政之具俾亂慮滯志
無所容入然後理達而事成故唐宋大臣坐鎮方州每務為廣園崇
榭以相矜尚信斯言也遊觀園榭抑或為莅民之一務也龍之為邑
古所稱侍從休暇之地也宜其有流峙結構以舒其夙夜鞅掌之勞
戀闕懷家之情顧今寥寥無一存者豈不為名邑之疵類乎嘗聞之
邑人縣南五里所有小池池中舊有亭曰拱極後人改之為南風是

亭也擅一邑之勝夏秋之交荷花盛開自知縣以下至鄉紳府史里民之屬每有遊賞輒於是在今亭廢已久而荷花亦絕不復見者三十有餘年矣上之九年庚午春從兄歸雲子以弘文校理出守龍岡是時朝化菊流列邑瘡痍次第盡祛歸雲子承前尹之績拊循勞來一以清慎寬簡御之民樂其生而戶口日增越明年辛未池荷忽復盛榮如鋪錦邑人大異之是秋關西大饑而龍岡獨稱小登於是吏民相顧而賀以為此我侯之賜歸雲子聞之莞爾亦不為較也一日命駕之南風舊池嘯詠良久即命吏卒濬治淤泥疏決葑塞縛椽甃桶規故墟而築焉亭既成乃取紫陽詩語題其楹曰晚風亭馳書屬余為記余初未喻其趣不敢下筆已而讀其詩恍然如有得其命亭之意夫臨寒水立晚風復有沂雩之思光霽之像所以下句引出

濂翁來也濂翁嘗著愛蓮之說故今觀蓮而思濂翁思濂翁而遂及於晚風然則是亭也果為蓮子為人乎意者與人之誦歸雲子謙而不敢當故歸重微物寄慕昔賢以寓其蕭灑清遠之致焉此古人所謂太守不有以名吾亭之意也登是亭者庶幾觀物思人顧名思義自拔於淤泥之中置懷於灑落之境曠然無一物之來累吾心以是為政又何亂慮滯志之足憂乎

遊長壽山記 丙子

首陽之北九月之東有磅礴而起與兩山爭雄者名雉岳山山之中有寺曰妙音昔郡民避兵入山全活以萬數故易名其山曰長壽其寺曰妙陰以其能壽人命而有陰功也後之人改名曰妙音山在載寧郡治之東南四十里經石門四五重如入洞房迴廊叫窰曲折行

數里洞天始開微聞鍾磬塔鈴之聲卽妙音寺也寺之四圍繚以石
屏高數百仞其上又有疊嶂崇巖累累四五層相連矗入於雲霄之
間使人眼明心迷恍然如入費公之壺遊不夜之城此他山之所未
有也 上之十三年夏余奉 命持斧出海西路過長壽山下適值
盛暑留山寺一月餘因得遍觀山中之勝有石當寺前如長老被畦
衣併肩竦立者三佛巖也疊石為臺望之如百寶高座者七星臺也
其他如觀音地藏諸峯奇詭種種各以其狀名之攀壁蟻行上出其
頂四望有千里之遠而仰接灑氣俯吞溟渤習次豁然無煩惱之想
故名歡喜峯士大夫之遊歷至此而躡其巔者蓋寡焉山之每層有
衍沃之地草樹茂密僧徒云或有耕菑其中者粟大倍於常山中多
產神草有虎而不傷人余聞而異之曰不如是不能濟避兵之民此
安也

真福地歟世傳長壽之山有桃源可以避世好事者為之圖畫而求
之終不可得豈此山之中別有所謂桃源而人之所不能見者歟余
嘗聞秦人洞在南昌西山而石門幽窈世治則閉世亂則開以待隱
者今世則治宜靈區之秘而不見也遂為之記吾遊以證好事者之
妄也

寒山寺重修記

世稱東國有四名山九月其一也昔檀君肇基於禿朴文殊現身於
五峯國人重之以為神明之區丙子夏余登長壽山頂望見九月連
延海曲峯秀壑明相次如幢幡寶蓋意其中多仙靈之遺跡遂杖屨
而西信宿於貝葉寺中撥尋前躅搜羅異聞遂及於本寺興廢之故
皆云無寺則山亦荒廢向非荷隱願力幾乎無寺矣茲寺舊名貝葉

昔漢明帝時貝葉祖師東來傳業卓錫於茲以其名名之其初立之
久迨與白馬相埒而新羅高僧雲遊西域持貝葉經而來自是更名
為貝葉羅麗之際常為王者願堂其後再火於永樂萬曆重新於信
均天悟今去天悟二百有餘年山門之事無人更問棟宇日頽緇徒
迸散使神聖寶坊蕪沒於荆榛之中荷隱長老慨然以興修為己任
不資擅越之力傾其資糧初為斯役隣居比邱尼等亦樂慕而助之
始於乙亥仲春迄於今夏凡朞月餘而丹雘告成於是穹然煥然幾
復舊日之觀而四方學徒全集聽講儼然為東林龍淵前序所稱寺
之興也由於有道之人竭心力而復前績者其荷隱之謂乎余聞而
嘉之及見荷隱之為人持戒精嚴有願必遂信如言者之所云空門
其有人矣荷隱以本寺屢有興廢請改舊名余曰茲山為文殊道場

見於寺誌其改以寒山乎遂記所聞於僧徒者以遺之庶幾百十年
後見此而興慕復有繼荷隱之志者其亦為茲山之幸也夫

鶴一草堂重修記

丁丑秋

吾鄉泖水之上數十里沿江村落多名勝卜居之所或屢世相傳或
一世而屢易其主其屢易者村口淺露少蘊藉含蓄之意而望之如
畫嘗為往來遊客之所眺賞故往往以景勝聞其傳世者必回抱遼
曠不銜于外且非傳賣之地故人亦罕得至焉楊根郡治之南有鶴
一村谿堂李君之所居也距濕水五里而近岡巒繞翠樹木翳然中
寬而平可築可耕李君之先嘗始卜于此其子孫相戒不離於村外
一步地歷累世而環村無他人矣余嘗一宿其草堂時落日氣清稻
香襲人草屋燈火相望於池塘林木之間昕夕所往來而晤談者皆

李氏之彥可知其世居之樂也李君為言其先大父嘗建此屋今為七十年所雖甚朽敗不可去也將鳩材而重新之丁丑秋訪余于京城北山下曰吾往年既修弊廬矣子有一宿之緣願有以記之余不敢辭仍念古語云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何其教人渝也夫作者有勤儉貽後之德則未必不居居者有堂構繼述之思則未必不作余觀世之人一朝得意起第舍蔽雲日呼擲之聲未絕而已易新主其子孫又往往小先人之庭而遷徙無常是未可謂貽後繼志之善者也今李君之居此屋以年則七十以世則三傳而又有令子令孫皆克繼其家者也保有其祖父之業無疑也豈非以其勤儉之德倡於先而堂構之孝述於後能傳久遠如是也余幸得一躡仙庄觀其村居之勝而能言其畧異日欲休官東下卜隣而居笠屐相尋於烟水霜

畦之間李君其許我否是為之記

羅峙菴重建記

庚辰春

夫人孰不知私其屬愛其廬然而不知吾屬吾廬之有所自來則為無本之人是以先王立宗廟之制以係屬子孫之心使不忘其本但世次迭遷廟祀有限則永遠瞻依之所惟在於墳墓而已自我校尉府君卜永宅于茲子孫襲慶克昌而繁八世而當 肅宗庚辰忠肅公暨忠翼公省封域建齋室定會宗禋祀之儀自是以前不可攷詳自是以後凡再圮再修其年月可攷而知也明年庚辰即初建後四甲也今年春諸宗憂棟宇之日顏會議重建鳩材庀工歷三序而工始畢其規制悉按於舊而結構精密井竈庖廡各得其所於是以十月上旬有事于先塋諸宗咸集于齋中舉欣欣然忘其經始之艱而

油油然興其孝思矣相是役者基勲倍善益萬裕承斯四人者吾宗之望也自夏至秋周旋霖雨中董工不輟克底于成尤可異者益萬之先諱始興寔董丁亥之役宗事賴焉今益萬復能紹其志業始終不怠其可謂善繼善述者歟繼自今諸宗宜知敬松柏如恤其屬護齋室如愛其廬日培其根本不患枝葉之不茂也允植不敏不能從諸宗之後以奉歲事至於文字紀述不敢不為之役謹記其事

玉艇室記

庚辰春

古之制器者必取象於物至於服食日用之具皆有至理寓焉詩人叙公劉佩飾之美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周禮司尊鷄彝鳥彝皆有舟夫玉取其潔也舟取其能載物也君子欲其潔身而範世虛懷而載物故取象於斯二者也杓庭侍郎構數楹于屋之西為嚮晦宴息

之所且鏤玉而為艘子之形置諸室中扁其楣曰玉艇夫玉艇一小玩耳不足以當公之雅尚而以古人所以寓象於服飾器用者寓之於室公之所取亦可知已且夫天地一積水也棟宇一泛宅也今吾與公並舟而行偶然止泊于城市康莊之間而目不覩江海之色耳不聞波濤之聲夷然遂忘其為舟也穹然以為不拔之基則亦蔽矣是以古之名碩雖履亨衢處華屋而意未嘗忘乎扁舟烟波之趣思之不已發於詠歎詠歎之不足形諸圖繪蓋其習次不如是清曠則無能載重而涉遠也今公琢玉而象其形以名其室其思致之遠寄托之濶又靡徒詠歎圖繪而已也

月川趙公祭閣記

黃田九土里之原有馬鬣封焉故進士月川趙公之幽宅也有閣翼

然新起掩映於松柏之間即趙氏子孫春秋會享之所也趙公當丙子時倡義勤王途聞南漢圍解痛哭而還斂迹自靖其令名義聲足以感人於千載之下而世數漸遠廟貌已撤其後昆思其賢祖之德鳩材募工為建墓閣而祭之於是鄉里後進及行路過往之人皆能誦趙月川之事莫不肅然起敬慨然生景慕之心夫此閣之建始於不忘其祖而終能彰先徽敦宗誼勵鄉俗行一事而三美具焉元人虞集著張氏孝思亭記云墓而昭穆而祭即墓亭也趙氏此舉濃得古人之意豈不美哉昔吾從氏晦隱公來莅茲府月川之孫柱錫珍錫方謀豎碣請公書以刻之今余之來又適值其墓閣之役趙氏兄弟皆皤然已老而猶屹屹靡懈於奉先之節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其此之謂歟余既慕月川公之高義又續家從兄舊誼書此以

歸之

歸來亭記

丁亥○此下
在河陽時作

默吾子浮沉宦途棲正城闈者數十年既倦于仕寄情邱園常有歸歎之志嘗為余說湖西可樂欲與患好攜歸一日謂余曰吾已買屋于禮山校洞矣構一小亭名以歸來蓋將為異日偃息之所而成吾志也子盍識之余聞之欣然會心每擬起稿而輒為俗事所牽不能下筆丁亥夏余以罪謫居河川時默吾官德山其弟藕舫官禮山皆距河川半日程兄弟迭來見訪曰子不記前言乎吾今可以遂初志矣亭尚無記將待子以揭扁余應之曰諾昔人有曰但見汝送人作官不見人送汝作官夫送人作官尚不免鬼笑况送人歸田而身尚乾沒於塵囂之中得不為北山猿鶴之所笑乎今方思愆補過幸得

乞骸於明時買一區湖上田教妻子課耕織築室亭備望衡對宇日夕逍遙於亭上抵掌談心以終餘年庶不負此亭之名係之以詩

集詩

見詩

遂初亭記

夫士之生也其初多起於溝壑貧賤之中幸而既富且貴食列鼎坐累茵浸浸然便忘其初畏貧賤如虎惡溝壑如讎患得患失之心由是而生焉惟志士不然以富貴為外物以厦屋為蘧廬明知其不可常也惟貧賤溝壑吾之所素有而趙孟之所不能奪故雖身被紋繡而不忘衣草口厭梁肉而不忘糟糠得失不役其心進退不苟其行夫若此者其夫如得其進如退浩蕩乎誰能制之余從李默吾藕舫兄弟遊久矣氣誼相投幾乎忘形二君早登仕籍所至以治郡有聲

其子任皆官于京然所樂不在於是默吾既買歸來亭于禮山之明年藕舫適守茲邑三月政清民安察其山川風俗可以家焉遂買一屋于縣廨之東與歸來亭隔一小園名曰遂初蓋遂其歸來之初心也或曰古之人宦成名立而退或引年而退今藕舫官未成而年未老名是亭也不亦早乎余曰不然若待已成已老而乃退夫人皆能之曷足貴乎惟其未成而能知足未老而能知止此藕舫之志也且藕舫方典百里圖報國恩於萬一雖有是亭未必遽歸蓋欲不忘其初以矢必遂之志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山神閣記 戊子

靈塔不知初自何時或云李唐時重建其久蓋可知也夫羅麗時名勝伽藍百不存一獨靈塔以荒僻野寺能保千年之久苟非山靈依

護之力安能至此且土人相傳環靈塔數十里自古稱三災不入尤
可見山靈之仁厚愛民也夫以陰功冥隲如此其勤而顧無安靈之
所舊有畫幀一幅寓掛佛桌之西非所以專敬也寺僧正基常以為
憂一日夢有一老人坐蓮峯下石上以杖指之曰此可以安吾身汝
其識之正基覺而異之戊子春郡守宋侯在華捐緡錢付正基俾營
一屋以安之邑中士民亦樂為之助遂構數椽精舍于香閣之右即
老人所坐處也是年五月日移奉畫幀于新閣以時致敬是卯也擅
一山之勝負翠壁臨丹壑蒼松蔭其上清泉繞其下瀟灑清幽俯仰
有致見者皆歡喜得未曾有相謂曰名區靈境只在咫尺而人不知
之必待神喻而得之山之靈不亦昭昭乎宜吾汭邑之人長受其福
庇也閣成正基請誌其事余寓人也詳知其顛末故為之記

依斗巖記

象王山之麓逶迤東北行復折而南有峯窿然而起曰蓮花峯循峯
左而下不數十武有三層石壁每層可坐數人名其第一層曰振衣
岡第二層曰積翠臺第三層曰依斗巖巖之北數里許峨眉多佛兩
山在焉人言此兩山之間若無雲氣則漢陽諸山可望見也余以罪
南遷寓棲于靈塔寺每壹鬱無聊來坐是巖悠然北望常有依斗之
懷故名之巖之左右有石屹然對峙若拱護者名其左曰癯仙巖名
其右曰頭陀巖皆因其形似而名之也東望蒙山下有沔陽古城其
下有新邑治郡樓鼓角之聲與寺鐘相和前臨大野農謳四起海上
羣山明淨婀娜連延數百里如列屏障几紫烟雲滅沒風濤浩淼香
不知其所窮也余時從諸客道遂于三臺之上山日欲西蒼翠鬱鬱

芳菲襲人幽鳥翔集於是酣吟狂歌俯仰相答不知羈旅之愁既已
樂甚舉酒酌巖曰自有此山便有此巖前乎吾而來遊此巖者豈無
其人惜無記勝錫名之舉至今泯滅豈非巖之不幸也歟今吾錫其
名而紀其勝以遺後予吾者使前日之過而不顧者今焉聞而慕之
豈非巖之幸也歟雖然余觀是巖之屏處山左蕪沒於蒼藤碧蔓之
中似予韜光鏹跡不樂為時人之所知今吾名之記之拂拭而顯其
晦得無為此巖之所笑乎是未可知也遂與諸客賦詩以係之

沔川鄉校興學記

夫為國在乎得人得人在乎養才學校者養才之所而有國之大政
也是以古者雖值國用匱乏制度節損之時惟學校之政未嘗廢也
凡所以興學之事靡不用極不惜經費非屋整治垣屋修葺遷豆而

已也後世學政寢衰視庠舍為冗設至於垣屋遷豆尚不可問遑可
論養才乎今之為官者雖或有志於興學顧枵然無所取資就查徵
剩餘及酒技餼銅苟且挪補畧畧塗抹其所謂興學之方又不過聚
邑中士子試之以應舉之詩賦饋酒頌紙筆以飾一場之觀美而已
一日之外終年寥寥是可為興學乎沔川郡鄉校舊有巡相補弊錢
五十貫每年收息可得十餘貫若依近規設場試藝不給一日之費
而終歸虛文於是鄉中耆宿議立新規鄉校置都教長一人各面置
面教長幾人皆取有地望文識之人專掌勸學之事秋冬之交稽事
垂畢面教長飭面內儒生讀習經史每月會講于面教長以通解文
義為上鍊熟句讀次之定其等第而記之至歲終開送劃記于鄉校
都校長選各面尤等幾人正月望後會講于鄉校選其尤等報官以

差頒賞春夏之交麥事登場面教長飭面內儒生開硯修工每月一
二次收券考閱定其等第而記之至夏末開送劃記于鄉校都教長
選各面尤等幾人七月望後會試于鄉校選其尤等報官以差頒賞
歲首選冬夏工尤等二三人告于官轉報巡營每三年鄉薦以都副
教長中擬望鄉校會講考藝時諸生食費及頒賞之物所費無多取
用於補弊息錢此新規之大畧也苟行此規則工夫無間斷而士有
興勸之實課勤而業精費少而效廣較諸前日試場之雜沓無實消
費於一日之內者功相萬也或曰此規誠美矣然夫養才者將以需
用於時也正使竭力興勸僅得成就科業何補於國宜於科文之外
另立一規面內人士如有不安於小成留意於經術文章及時務之
學者面教長收其所著之稿轉送鄉校至諸生考藝時此人則另出

經史論題不拘尺幅隨意書對考其能否淺深等第報官詞理俱優
者拔萃施賞使學者知勸而不丕變文風一洗鄉僻之陋皆為需用之
才則他日國家取人豈不以此鄉為士大夫之冀北乎余固樂聞新
規尤有味於或人之言遂為記以勸之噫不謂今之世乃有此近古
之美事余將拭目以俟之

天氣山光樓記

昔杜工部有詩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摹寫月出時虛明之景
意想逼真其後蘇長公謫居儋耳演此詩為五首以記嶺南氣候之
異常首首清絕千載之下誦二公詩恍然如身在其境殆神造也余
族人石莊少有詩才嘗賦詩于歸川天雲樓有天氣鴻將至山光月
欲來之句哲嗣後卿甫因以天氣山光名其所居之樓以寓慕先之

志戊子冬訪余于沔川謫中且徵樓記余曰歸川吾鄉也石莊吾同
自故契也天雲樓卽吾與石莊三十年遊處之所也吾雖離鄉歲久
尚能言其詩境方秋冬之交峽水初落藍洲鷓溪之間灘聲如雨向
夕商飈乍動四山秋籟與灘聲相應霜氣滿天黃雲亂飛此鴻至之
候也于時景翳林薄烟沉墟曲羣喧纔息暝色戎戎登樓四望山川
寥廓惟有兩三漁火明滅沙上而已俄而出雲澹薄峯樹鬚鬢山根
黝然而暗半嶺以上晃然生白荒乎亭亭若白之將曙此月來之候
也爲此詩者非江樓山庄身閒心靈人不能道也蓋詩中未嘗及鴈
聲月色而使人欲側耳而聽拭目而看是何妙耶如畫家渲染施於
丹鉛之先而一幅畫意已在眼中然則杜蘇二詩雖工亦不出此詩
範圍之外耳噫不見石莊已八年矣今誦其詩述其事如將攜手登

樓聽鴈賞月甯然不知身在靈塔荒寺之中詩之感人如此奚獨古
人乎哉

農春堂記 己丑

權園雲侍郎旣解紱南歸買第于藍浦之思勤川名其堂曰農春蓋
取陶靖節文中農人告余以春及之語也馳書告余曰吾浮沉半世
始營一菟裘依山倚海頗有佳致魚鹽蔬果足以自供園圃泉石足
以自娛於分足矣吾將歸老焉子盍爲我記之余聞而歎曰仕而至
軒冕之榮退而享山林之樂宦遊之士孰無斯願顧有命焉遂其志
者亦寡矣昔朴齋相公少時手作燕巖農墅圖以寓晚年歸休之
計及公晚年國家事多不敢言退故友徐絅堂注情林樊結想邱壑
家貧官薄竟歸空言嘗過洪川人家有詩云藥欄花徑共參差種麥

良田繞屋籬坐來忘却非吾里正自商量歸去辭蓋羨慕而自傷之詞也余嘗直玉堂聞禁苑布穀聲有詩云記得林園春事至卧聽布穀謾思量亦此意也今獻翁網友不可復作而余則瓠落蓬轉靡所止屈歸田之難有如此者獨圃雲雍容一朝乃能辨此何其易也余與圃雲嘗有耦耕之約今老矣不能執耒耜他日升公之堂啣盃顧眇朗誦歸去來辭一編庶亦不負初志云爾

近小軒記

近小軒在農春堂之北吾友權學汝燕居之所也舍其遠者大者而取名近小何也夫小不積不能成大近不勉不能致遠故聖賢教人恒在於平易切近不務高遠難行之事此小學近思錄所以作也今夫道不行于妻子而欲廣四海之交疎於灑掃應對之節而先窮禮

樂之源可謂知乎且今之患在乎厭常而好奇置目前當行之務而喜談海外鴻荒之事後生少年尤易漸染不知欲經營海外者須自目前始也昔江左之俗以清談自高不屑世務獨卞壺當官幹實不肯苟同時好為諸名士所笑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余謂今古所尚雖不同隨時矯俗當以卞君為法近小名軒之意其不在斯乎異日晤學汝當促席以質之姑書此為記

錢塘秋色樓記

有明洪武中姜公希孟奉使朝明得錢塘蓮子歸種安山家池及發白花紅尖其香異常姜公歿池歸外孫權氏家相傳以蓮之盛衰卜權氏之興替今侍郎權圃雲其後仍也 正宗時乘輿歷幸安山臨

池賞蓮命以安山為蓮城為題試士自此錢塘之蓮聞於國中歲已
丑園雲買藍浦田舍堂前有小池取安山蓮子以種之名其樓曰錢
塘秋色蓋不忘故也噫其地是聖帝之所撫治也其花乃 聖王之
所臨幸也又歷賢公手種名家世護垂五百年之久豈尋常凡卉所
可比哉且夫朝代迭遷陵谷亦變是花以微弱之植飄蕩萬里之外
遺種至今為世所賞豈非所托得其人乎嘗見弘光遺事值南都傾
覆之後舊日繁華之區一望榛蕪有一他離朝士掩淚歎曰西子湖
不可復問夫湖猶不可問况湖中之蓮乎然則此花盛衰實關天下
之大數非止卜權氏一門而已願花努力自愛與權氏並隆永葆千
春揚芬播馥豈獨花之幸乃權氏之幸抑亦為一世之幸也

寧澹齋記 庚寅

昔郭林宗抱瑰偉之才優遊於世既不效申屠之高隱又不慕李杜
之顯仕褒衣博帶雍容於太學之中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而澹然無
求於世故標榜不及焉青山陸君聖臺聞其風而慕之雖客遊京城
而不事干謁介然自守不役於物身處囂塵心常寧靜乃名其所居
之室曰寧澹齋蓋自志也夫心不繫物則物不能擾之擾之則不寧
傳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戚戚者不寧之謂也方其未得也繫
於得其既得也繫於失然則何時而心得寧乎惟君子則不然以死
生繫乎命以富貴繫乎天吾心空空然無所繫累故無時而不寧夫
虛舟之在江湖也雖遇風波無傾覆之虞若有人在舟中則於是慮
患之心生焉是舟非有虞人為之累故也余方謫居靈塔山中屏人
事絕嗜欲閒居淡食心無所繫每悠然獨往支頤而坐聞松聲水聲

伐木聲泝泝聲鍾魚聲山僧梵唄聲杜宇聲布穀聲鶯喚鳩呼鶴唳
鵲嗽烏啼鵲啞鷄鳴犬吠蟬噪雀啾百蟲吟啞之聲紛紛擾擾應接
不暇而其境愈寂吾心愈靜湛然若無一物之在於胸中及聞小童
來報有京中家信於是乎心為之動何者松水蟲鳥非吾心之所繫
也惟家信為繫心之物也纔有所繫則心不得寧今聖臺之遊於京
城也泊然無枝求之心視人之勢利芬華如聞松水蟲鳥之音雖日
閱於前曷足以動其心哉或曰苟無所求何必遊於城市乎余應之
曰苟無所求又何必不遊於城市也此林宗之所以為高也夫李杜
亦賢者也固不以富貴死生繫於心所繫心者惟激濁揚清而已雖
然此亦有所繫也故不得寧焉林宗則處局外而無所繫惟心護善
類不忍遠去此謂不繫之繫無求之求雖在城市豈足累其澹然之

心哉

登兩山記

余嘗坐依斗巖望蒙山及峨嵋山矗入雲霄每有披衣一攝之志庚
寅七八月之交涼風日至遂與諸客謀理蠟後八月初三日與時中
元會及王千又寺僧正基童子壯雲偕行先命雇奴帶酒具往候於
蒙山之巔行至木峴印世卿李君先來會焉時襪履正熟木峴淨基
之間黃雲滿谷莎鷄亂跳入人懷袖路傍有兩高阜相去數百弓環
其傍有樹柵處人曰此古之民堡也遠看蒙山之趾有人白立前視
之乃崔誠汝也自此由山脊而上見碎磔相連不絕人曰此古城基
也其下即古河陽邑治也山勢高大四圍插天而築城其上可見當
日用力之盛然城大民少雖險不可守矣攀蘿附藤緩步而行日過

午乃陟其頂有城隍祠邑人方以巫祝餅果來禱祀焉祠之傍有一石高可及肩遂鋪席而坐其上俯仰四顧曠然無涯海水入大津由西北東南環繞如帶至于禮山之九萬浦河川唐津邑在其中實島邑也大津以西巨浸瀰漫通京畿海西水路九萬以南陸連兩湖萬山皴碧出沒烟雲數百里以內土人悉能知其山名秋陽甚曝山頂又無水泉行中又飢又渴乃斟雇奴所帶壺酒而飲之又解包分啗黍糕正基亦齋蕉飯而來共為療飢李君先家在山左而近先告歸余與諸客由山右而下北登峨嵋山北蒙山更高且急壬午又年七十餘力竭而喘余亦腿軟屢憩惟正基踴躍而前曰怕登此山何以作金剛之遊乎山頂之左有石曰遊仙巖石面泐理縱橫有數道人謂仙人碁局少憩其上十餘武至最上頭至此雲氣愈捲北望冠岳

三角諸山縹緲呈露噫南來四年始得見漢陽山色矣山高而兀無禽鳥之屬多產黃芩紫草或有採人參者云山下村落皆寬閒明淨土田肥饒桑果翳然山之陽有松坪多佛金鶴等村諸姓之所錯居也山之陰有竹洞柏峙諸里印氏李氏之所世居也居人率多世守其先墓往往相傳至數十世不失其墳墓蓋地既僻隅四面阻津故無暴兵之患至於亂時竊發之土寇則築堡而禦之故民無蕩析之憂誠福地也當龍蛇之亂宋龜峯李澤堂二公嘗避兵於此云已而山日荒荒不可久留遂從山右而下勢如建瓴頂趾相接雖欲安步不可得矣此山四面皆急如削成未開芙蓉清英文秀之氣令人望之可悅故唐河兩邑人家以見此山為喜云余嘗赴燕道過昌黎縣遠望一山如筆頭土人以為文筆峯其秀氣所鍾乃出退之文章今

觀此山形勢大類於前日所見然未聞往昔有名人達士如退之者出於此鄉豈將有待於來後歟地靈人傑有時相應而生必非偶然而設此山也靈塔寓人記

敬述堂記 辛卯

懷德縣治之東不十里而近有宋氏世居之鄉曰宋村昔春尤兩先生讀書講道于此為世儒宗其子孫雖貴顯于京未嘗置第于城市之間以不去其鄉為法代習俎豆家聞絃誦為四方之所矜式即我東之洙泗洛閩也吾友松石子以世胄象賢居于是鄉早服詩禮之訓既而筮仕歷典名郡三十年田園不長尺寸己丑夏謂家人曰吾老矣行將歸休盍修吾先人弊廬為暮年息偃之所於是繕治宋村舊第易其朽而整其敝棟宇增鞏鞏為如新又建一堂于舊第之南

為燕居之室其奧可以燕族黨賓友其寬可以容揖讓周旋其額之扁曰敬述堂蓋不忘孝思也夫人之為居室非徒自安欲以上承祖考下遺子孫也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古之人於居處宮室之事不敢自有其功必稱先人此敬述之義也夫桑梓之植盂園之澤尚寓其敬慕之心况乎先人所居凌夷而不知修焉則其於堂構之義果何如也後之登斯堂者觀舊屋之儉陋則思先業之艱難也覽新制之密固則知塗墍之維勤也至於起居飲食之所杖屨筵几之間俯仰撫昔軌躅森羅儼然如覩其典型穆然如承其德輝肅然如聞其警咳之音辟呬之詔使人慨然而慕油然而感不待言語文字而教行于家中矣彼城市華屋朝暮遷徙使人淫於侈靡偷一朝之安而忘其本後將何述而施寓慕之教乎是以蕭何李沅皆以

僻處儉屋遺其後者為後世之可繼述也斯堂命名其濶得古人之意也歟

八可亭記

徐晦輔監祭號蕙春新構池亭名八可介黃書橋求記於余

客有從蕙春來者為余道八可亭之勝且釋八可之義曰其半吾忘之矣余曰無傷也夫可而至於八則是無所不可也何必限之以數乎客曰斯八者皆可於亭者其不可於亭者亦復何限若夫天時之疾風淫雨人事之俗客鄙夫亦謂之可於亭可乎余曰是固不可然非疾風淫雨則無以知霽景之為美非俗客鄙夫則無以知韻人之為貴故不可者可之反而乃所以相成也可非不可則不能成其可是不可亦可也推此以往舉天下之事將無所不可奚獨斯亭乎哉嘗聞蕙春蘊需世之才可以出而任矣而屢官不就固守東岡余怪

夫蕙春胷中宜無不可之事而獨不可於仕進何哉昔錢若水值宋朝隆盛之際患士大夫貪戀祿位見輕於人主遂飄然引退今蕙春之志亦猶是也身遭明時無不可仕之義而顧世之人自一命以上千進患得滔滔而不知返蕙春於此時獨特恬退之節蓋欲以不可成其可者也且夫可於亭者不可於時可於時者不可於亭以不可於時者為亭之可余故曰可非不可不能成其可又曰不可亦可也

春木園記

壬辰

吾所寓之地多楸木楸之字與柀櫛同木之良材者也夏書荊州之貢曰柀榦栝柏又琴材也左傳孟莊子斬其楸以為公琴又壽木也莊子逍遙遊上古有大楸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是也按書註柀木似檇漆唐本草檇櫛二樹形相似檇木疎櫛木實蘇頌圖經櫛

葉香可啖樗氣臭北人呼為山楮是木也堅剛中器入土不腐直上數百尺高拂雲霄每歲寒葉脫望之轟轟然如僧舍之禱竿故東人呼為真僧木樗似楮而非故呼為假僧木考其形質色臭是木之為楮無疑矣吾舍後有小阜高可俯屋長屋百弓許每於巡圃之餘曳杖散步於其上翳然林木顧眄可怡夫人之盛衰不過百年而是木之壽未可量也曾聞此村舊為金姓人所占今其後孫零落流散獨是木亭亭不改於其舊為一村之望蓋人生斯世無可傳之名而與雲烟同滅則反不如樹木之能壽矣古者為民立社必以其土地所宜之木名之者豈非以此歟於是名其阜曰春木園春木者楮也名其庄曰琴庄蓋為楮材宜琴故也雖然吾聞山木以不材壽今是木則材而能壽豈古今之異宜耶則其所處得其地而為人所愛惜故

也昌黎詩云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如是木者可謂適時而得所矣然吾惜夫時人知愛之而不知其名聊以名吾園以記之

琴庄記

辛卯秋余自靈塔僧寮移寓於花井之春木園堂前有巨楮四五株其高參天其材可以為琴遂名其所寓之室曰琴庄客有抱琴而叩門者曰聞吾子有良琴之材何不伐而斲之加以絃而徒名庄為余曰客誠好琴然未識琴中之趣乃欲斲卷天真以求其指頭噉啖之音不亦勞乎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故大樂無聲大禮無體大羹不和大圭不琢苟能知樂之本而其心與天地同和則山川草木鳥獸之音皆可為韶護何待乎鏗鏘之末也故左思詩云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灌木之吟猶可以當嘯歌况琴材乎夫楮之在園也猶

璞之在山也璞不加雕琢而玉之理在其中矣楫不施裁飾而琴之趣在其中矣今以在園之楫謂之非琴則在山之璞亦可謂之非玉乎以此言之彼森森然列于前者皆吾琴也吾於是以翠巒為架長松為軫怪石為徽古梅為斷流水為絃清風為撥雷雨之所鼓霜雪之所觸萬籟之所激瀏菴岫以映勝驛隱冷然而宮商動噉然而徵羽鳴隨四時之變而疾徐清濁皆合於自然之節使人聽之論倫無患歡欣暢適可以忘去國之愁可以消幽憂之疾吾甚樂之故名吾庄願聞子之琴何如可以與吾琴相和者乎客通爾而笑抱琴而去

自有堂記

珍島處國之南維每歲春秋二分老人星見於丙丁之方其大如月俗傳此星所照其人多壽故謂之壽星吾友鄭茂亭學士謫居是島

卜築書巢四極堂成而壽星適見故名之曰自有堂蓋取小陵詩南極老人自有星之語也與郡中名勝歛而落之書來命余為記余方讀孟子盡心篇作而歎曰記在是矣夫人情莫不欲壽考然其所以求之者惟在於服食祈禳而已不知吾有自有之壽非可以外求者也夫戕身之甚者莫如縱慾而存心養性則人慾退聽矣傷情之尤者莫如憂懼而夭壽不貳則天君泰然矣不立巖墻之下則無壓溺之慮矣不犯刑辟之罪則無桎梏之患矣苟能如是則不待吸沆瀣食火棗而腸腑調和不資朝斗步罡祠竈却老之方而神明守舍豈有不盡其天年者乎俯仰無怍翬然自得一日而有百年之樂雖寓形一時而名聲垂于無窮此其為壽亦大矣豈比山澤之癯採日月之精華盜天地之元氣苟延歲月者哉余嘗見世俗相傳老人星圖

皆作衰朽癯病之狀審如畫者之意是不能自救其老何以壽人乎其妄固可笑也勝朝時謬言老人星見稱縉儀答景貺遍國內州縣皆立祠以禳之其求之可謂切矣然政荒民散禍亂相尋老人星亦無如之何雖禳之何益此皆不知身中自有之壽星而求諸外者之病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吾知是星不在天末在茂亭一身之中豈獨是星為然茂亭博綜羣書蓄積英華是滿天星斗皆在其胸中迴光返照蓋有不勝其樂者此其所以自有也彼惺惺煌煌者於人何有哉於是作自有堂記

紹堂記

此下在苑谷時作

紹堂者何印君東植所自號也其所紹者為誰君之先祖草堂公諱某是也草堂公何如人也曰古之賢人也公當勝朝恭愍時官居翰

林有臺閣清望見時事漸非一朝棄官而去隱於高陽之幸洲構草堂以居嘯詠其中不問世事以至於終曰危而不持可謂仁乎潔身獨往可謂忠乎曰當公之時麗氏之金甌無缺無朝夕危亡之狀而大勢則不可為也此殆賢人君子見幾高蹈之時過此誠少味矣公去後二十餘年麗社遂屋其間世故日變既不與林廉諸奸爭其權又不與楊圃諸賢爭其名超然獨立於是非之外使後之尚論者邈焉無以稱其狀此公之所以難及也曰印君今當 聖明之時位卑名微官又見罷而方傭書為生紹其賢祖之義安在曰其地雖殊其志則同寧傭書以生不願脅肩求媚搖尾乞食以圖區區升斗之祿此印君之所以善紹其祖也

苟安室記

壬寅

黃君梅泉博學有文章少遊漢師名聲籍甚既成進士不屑求官歸
隱於求禮白雲山下選巖壑之勝築室數椽題其楣曰苟安左右圖
書樂而忘憂日夕晤歌於其中將以終老焉余久耳其名而恨無傾
蓋之雅壬寅秋策杖西遊訪余於智島鵬舍弟子三四人從焉叩戶
相迎歡如舊知抵掌論古今得失聖賢出處迄及於品詩評畫信宿
談討燭屢見跋余不覺爽然自失如奉高之見叔度也臨別以室記
為請曰吾將歸卧吾廬仰看壁上之文以代剪燭之話也余曰雖微
君言吾願竊有請也傳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陶侃朝暮運甕
以習勞苦夫使四肢安逸心志窳惰者姑息賤丈夫之所為也今君
抱瑰璋之才年未五十而安於小成肆情適志於林壑之間苟安其
身而不與人同憂無乃與古人刻厲之意相遠乎梅泉啞然笑曰子

之所言乃吾昔日進取時事也今吾則不然夫子嘗云富貴如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其所好者非所謂蔬食
飲水曲肱而枕者乎吾嘗反覆思之富貴既不可苟圖貧賤亦不可
苟免所可苟得而無患者惟彼一區泉石數間茅屋床上數卷書窗
下濁酒一甕擁楮拙爐講兔園冊子與田夫野老共談農桑粟粟而
已以此送世苟則苟矣於心甚安如欲不苟則必有甚不安者存焉
子試觀之滄海橫流四顧茫茫吾將何處安其身乎遂詠四皓紫芝
歌曰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拙於人不如貧賤而肆志歌竟余
使反而和之歎曰惜乎吾早不聞子言吾安得膏車秣馬而從之也
遂為之記以送之

萬悔堂記 甲辰

道軒先生名其堂曰萬悔馳書謂允曰此吾少眠多想點檢平生事
事追悔欲以萬悔揭堂為晚年補劓之資子其為我記之允得書歎
曰先生今之完人也先生而悔孰不有悔今夫朝廷者舊山林宿德
無出先生之右恬靜自守擇地而蹈進不求名退不觀悶居家則閉
門而朝廷處世則冠冕而策許自少至老無疵類之可指悔者何自
而生乎昔繆公之悔著於秦誓漢武之悔發於歌詠濃源之悔咄咄
書空田氏之悔六州鑄錯中州侯方域少豪遊不羈晚而悔之自號
壯悔堂彼數人者皆有取悔之道先生無是也先生之悔其殆蘧伯
玉四十九年之非也歟蘧伯玉夫豈有真非者耶必其有一念之微
差一事之昏誤猛然省悟不遠而復此非精察力行之君子不能也
觀其欲寡過而未能之語可知其已立於無過之地也夫不知悔則

不知非不知非則傻生自足之心自足之心生則悔吝乃隨焉故古
之君子進德修業慥慥不怠不以己能而自足不以己老而自恕此
衛武抑戒之詩所以作也今先生春秋八十有三猶以萬悔自警蓋
欲立於無悔之地而俛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者歟遂書此而敬復
之

木浦達才鄉塾記 乙巳

夫學問之功貴乎變化氣質氣質之變在於開廣智識智識之開在
於學校教育今夫五洲萬國之人性情氣質人各不同而一經教育
則人人皆具愛國之誠發思想之智抱獨立之志含自由之氣昔日
蠻僻之鄉悉化為文明之域始焉受制於人者終能脫其羈束並立
於列國之中此非學問之功而能如是乎譬如頑金雜鐵一經爐火

煅鍊皆成良金，瓶槩釵釧融為一色。氣質之美惡，不須問也。故世無
今古地無東西，國無大小，人無強弱，惟視學校之隆替而升降焉。此
今日萬國學務所以蒸蒸日上者也。木浦開港已經十年，人民智識
未開，尚如草昧之時，常被外人嗤侮，謂之鈍根。嗚呼！豈真鈍根乎？我
前主事洪君淳弼有志士也，常歎我國學政有名無實，為士者聞見
不出於古人糟粕，至如農工商業，並無開發之新智識，因仍舊習，日
就貧窮，以此而處港口交涉之地，安得免為人僕役乎？遂與同志諸
人議設學校，建築塾舍于家後隙地，招集里中子弟，延良師以教之，
甚盛舉也。役將告竣，使人請記于余，且問學校之名。余曰：昔鄒聖論
君子教人之道，有達才之訓。夫才者，人之所同得乎？天者也。苟能達
之，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苟不能達之，則為愚人、柔人。達之之道，無

他，在於學問而已。請以達才名其塾可乎？且夫人之攻學如農功焉，
不耕不種，是棄其田疇也。不用力於耘耔，則無望有秋。不耕不種者，
父兄之過也；不用力於耘耔者，子弟之過也。願諸君毋患田地之饒
碩，日勤培壅，使瘠變為腴，異日收穫必取三百困之禾矣。可不勉之
哉。

風花雪月樓記

丁未○此下
還朝後作

吾友朴平齋參政謝事閒居，築于北山之下，顏其堂曰風花雪月樓。
蓋取邵堯夫擊壤集中句語也。堯夫漢於易學，明於先後天之理。夫
花因風而開，因風而落，流行之一氣也。雪得月而愈潔，月得雪而愈
明，對待之相須也。流行對待之義備，然後四時之功成，而天地之變
可以觀矣。夫對待雖有定位，天下無不變之理。若樁定不變，則天地

或幾乎息矣故曰道通天地無形外指先天之無極也思入風雲變態中指後天之太極也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謂君子之道隨時任變而常有不變者存乎其中也平齋攻苦績學數十年晚登台司閱歷世故備嘗艱險知天道之不可不變亦不得不變而常存其不變之道以御萬變不變而變變而不變而易之道盡於是矣夫散而言之則風也花也雪也月也畧而言之則天理之流行也故君子寓象於物而樂觀其變宜徒為嘯詠之資批抹之具哉平齋既以是名其樓且屬記於不佞故書此以復之

詔湖亭記 己酉

吏部樞堂俞公自日東還 皇帝念其久客于外特賜第于鷺湖之上即舊日幸行時別館名龍驤鳳翥亭是也樞堂感激殊私封署其

正堂而不敢居顏其室曰詔湖亭蓋取賀知章鑑湖故事也是亭也背郭十里而近在龍湖之上流俯臨平郊三南舟車之所會也汕濕二流合為洌水而過其前滔滔為京國之紀憑檻眺望爽氣彌襟草樹烟雲之冥濛風帆沙鳥之往來皆可以悅人心目留連忘返也昔賀監知唐室之將亂休官遠勢放浪于江湖之上可謂明哲保身者也乃樞堂則不然獻身宗國百折不回不以窮達改其操不以治亂易其志誓欲聯合民志挽回世教以扶東洋綴琬之勢其所遇與志趣與賀監絕不相同雖有江湖樓臺豈能獨樂哉嘗聞裨諶古之能謀者也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蓋閒曠之地精神所聚非都邑喧囂之比故能謀國政也在昔 成宗之時建讀書堂于龍山廢寺妙選文學之士賜暇肄業名曰湖堂一代名臣多出其中是時膏澤翦

流朝野昇平 先王之培育人才必於山寺湖亭者亦此意也今湖
堂之廢已經三百有餘年矣渠堂之特蒙賜第適在其地山川依舊
風景不殊瀟灑清閒塵喧不到於是焉講究時務作育英才渙合乎
古人謀野之道而優遊涵養思無不獲可以佐維新之業可以贊太
平之基 聖主賜湖之意豈徒然哉

儋硯齋記 庚戌

吾友朴平齋蓄古端硯一枚硯出端州羚羊峽色如馬肝宋紹聖元
年所製也鶴田處士得之以為寶藏後歸東坡東坡攜至儋耳贈瓊
州人姜君弼為別君弼鐫坡公道象于硯背為辦香之奉已上出吳
蘭修硯史自是儋硯之名始著其後不知轉屬何人寥寥千載之後
當光武壬寅冬平齋奉使入燕購得於琉璃廠中閣以藏之文以記

之儋之硯復顯于世同一硯也顯晦有時貴賤由人硯之前後遭遇
豈非幸歟雖然余謂東坡才大而量小非休休君子之度我國天性
慕華自附文雅雖在遼金路稷之時梯杭閭闔不絕宋使為愛其文
物之所由出也乃坡公安加猜度嘗見其高麗買書利害劄子曰戰
國權譎謀臣奇策不可賜海外之夷又曰高麗契丹之與國其使者
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非善意也其所見之迂且僻如此誰
知轉眄之頃桑海累變神州陸沉非徒書籍之散佚一片遺像之石
亦不得安身之所飄零海外落于吾人之手使坡公有知得無悔前
言之失乎余悲昔人之隘而賀硯之遇賢主人也遂為之記

愛吾廬記 辛亥

德富氏名其所居之室曰愛吾廬屬余為之記夫人情孰不愛其廬

惟君子則不然孔子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陳仲舉曰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彼係情於一室之內戀戀而不能捨者是賤丈夫之事非有志者之所為也不然則或倦於仕宦或與世相違息交絕遊置身塵囂之外以一印一壺為終老之計晉之陶靖節其人也靖節休官歸里無復有意於當世之事故方宅十畝草屋數間自為分內所有而無外慕之意其詩曰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有與物同化欣然樂而忘世之意此便是靖節高處今德富氏異於是家傳青箱之學手秉袞鉞之筆古今時措之宜東西政策之變靡不蒐羅採研開發時人之知識故不憚舟車之勞觀風察俗席不煖而壞不黔又何有愛廬之暇予嘗閱洪景廬怡齋記云朝吾遊越則越為吾廬暮吾遊燕則燕為吾廬在吾室為吾齋固也出而見子生子之舍亦吾

齋也孰賓孰主哉其言曠達不羈足破局見先生之名其廬無乃洪氏怡齋之義歟異日當合席而叩之

集古樓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為有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余則曰所謂故家者非謂有臺榭之謂有古籍之謂也夫所謂古籍者書畫古器皆古蹟也古之人不可得見則書以觀其心畫以觀其貌古器以觀其俗尚生於千載之下交於千載之上而其心術形貌俗尚歷歷在眼豈非可樂之事乎故古籍為天地間至寶非徒為世人之所珍抑亦仙靈之所愛好也古所稱羣玉母府瑯嬛奇書皆世外難見之秘寶然其言荒唐吊詭不可盡信藉令有之書非我所解也畫非我所見也器非我所用也如夢遊洞天口不能述要亦無益於世豈若

侯之三萬籤軸歐公之千卷金石可以廣知識可以資攷證可以陶
寫性情者予吾友尹東庵博學好古之士也平生無所嗜獨好書畫
古器若性命焉古家遺裔多零替貧乏發其世藏之寶賤售於市轉
而流散海外者不可悉數東庵為之憫惜不吝重貲而購之歲久蓄
積之多富於公侯世家皆施以錦裝玉軸架而積之名其所貯之室
曰集古樓於是一世之故家精華咸聚于斯四方觀者日集于門此
真所謂故家者也客至輒導之登樓屏寒具啜茗縱令披覽窮日
而無厭倦之色此又見其公益之心不專為一己之私有也昔丁顛
盡其家貲蓄書至八千卷嘗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
至其孫度果以文學為宰相吾知東庵之後必大昌也

雲養集第十一卷終

雲養集卷之十二

清風金允植洵卿 著

東萊鄭崙秀伯河校正

檜山黃炳郁進文編輯

跋共十一
錄五

隱谷年譜跋 戊午

生則盡其養沒則聞其美此人子之所欲而無貴賤之所殊也是故
大而天下之奉小而菽水之供其為養一也大而至於四海之廣百
世之遠俎豆而饗之小而及於隣里鄉黨而不知所敬歎焉其為闡一
也雖然鮮民之生不得養其親者有之矣思欲以闡其未闡使死者
不亡生者無憾而既愚且陋過失前光亦云何哉古語曰失晨之鷄

雲養集

跋

卷之十二

一

一

思補夏鳴天實悠悠鷄雖百鳴何補苟其情則如是矣嗚呼如余者尚可以言孝哉湖之南有隱谷處士篤於事親生五十年未嘗一日有怠色既終其子載漢編其年行紀實西至漢師以與士大夫觀觀者無不起敬焉編中多載湧泉躍鯉之異靈芝白兔之瑞蓋其素所積行致之耳古之人信不誣矣處士既遜居隱谷不聞人譽惟事親是務以終其身是不以孝求名者也其子乃能掇拾遺芳博求而永圖之是不忍其親之泯泯者也情與義可謂兩至矣嗚呼彼不能致一日之養還陸陸而居世者獨何人哉

遊藏園詩集跋

甲申○代
元圭作

右遊藏園先生詩集一卷即先生近作也古之君子言必有物發而成章故有感發懲創之妙魏晉以降尚玄言遺世故其為詩格古調

逸而有物則未也隋唐以詩取士未嘗有感于物而率取浮響以求合乎世用工愈濶而去真愈遠詩之道日以趨卑矣遊藏園先生以忠信之質博達之才棲蓬州縣隱於吏事含章韜光不欲以詩人自命而其興會所寄非民國彼係情性所至不作也故其志澹而遠其聲清而壯詠而復之淵然有餘味信乎非有物而有章者不能也某年元圭謁先生於永平府署先生不以遠人鄙之謬加獎誦進之門墻之內元圭感激自奮是後連年奉使輒勤造請先生為之矜其不能教其不逮與之言壘壘竟日夕其歸也贈之以詩先生愛元圭如親戚憂藩國事如其家政勗勉之意往往寓於篇章之間元圭雖不敏其敢忘諸辛巳冬自保定東歸拜別先生於逆旅執手黯然淡澹澹欲下仍念先生春秋已高元圭赤嬰病早衰于役之勞可以休矣

異日天各一方何以慰相憶之苦惟此詩集不足以盡先生之大致而先生之苦心代籌期扶藩服綴旒之勢如寶劍篇諸詩不可沒也亟謀入梓廣布同志共仰先生之德元圭亦得以朝夕諷誦如坐春風中心香一瓣庶不以山川間之也

夢梧先生遺稿跋 丁酉

本朝以士流立國右賢左戚維持世教四百餘年其間雖值昏亂權奸之時清議常行于其中紀綱之不墜賴有是耳為士之目有四曰道學節義事業文章是已此四者常相須而行若其大本未立雖有文藝之美抑末也夢梧先生當 英正在宥之世受 明主特達之知正色立朝清名直節冠冕一時其道學則資垣篋講劇之益究明體適用之道羽翼斯文其節義則以忠孝為本身任義理主人秉不

貳本之義屹然若洪流砥柱之死靡他其事業則此事獻箴引君當道啓沃于上澤施于下激濁揚清樹之風聲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於是發而為文章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混混亭亭菁華溢出用之於世如締繪之章五服聲律之在治忽靡徒侈於觀聽而已垂之於後足令志士奮發鄙夫心死至於汗漫詩篇亦無苟作言之有物皆可誦詠又多出於流離顛沛之際憂憤感激之中舉筆不忘君親蓋蓼莪離騷之遺音也論者謂自先生之殉國朝相業止於此士流清議止於此余謂文章之觀亦止於此若後世所稱能文之士如劉歆谷永之徒豈無其人未有能躡其塵者也

鳳棲先生文集跋 辛亥

余弱冠時初謁先生于稷下之文會堂先生手書贈橫渠所言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四則語余捧書
悚栗而退因竊自念允以童年蒙駭撰廁隅坐之列先生一見便許
以第一等工夫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也吾豈中人以上乎哉何期望之若是重也於是有自奮之心既
而浮沉乾沒學無所成居然老白首而由未免為鄉人也今先生遺
集將出欲附一言于卷末而叩其中惺惺然無所得如墻外之人不
知宮室之美百官之富何以形容其萬一乎蓋嘗聞之先生道德淵
源得於家庭又從賢師友聞為學之要洞見大原精思力踐明於理
氣之辨嚴於淑慝之別其說詩演範大學圖鬼神對等諸篇皆先生
之所深造自得而前人之所未發者也其教人以立志為先居敬窮
理知行並進循循有序條理粲然嘗曰孔門四科子夏以文學稱而

自戰國秦漢以來經傳之不墜實賴子夏之傳文學豈可少之哉後
儒輕視文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故誘掖後進必課以文藝彬彬多
因文而入道者近世儒者以不出為高遜于林野先生任者也不屑
以不出為高獨倡道於輦轂之下既以道為己任又以天下之重為
己任萬人毀之而不變也終身既窮而不憚也雖身居布韋慨然常
懷濟世之志三政利弊金穀消長戶口增耗關防險易無不悉心講
究皆可以措諸當世之用其文尺度謹嚴裁翦精密不出乎作家軌
範而務去陳言求之近世得于淵泉之醇濃參以臺山之雋逸眾美
畢備自成一家後之讀此集者不患不知先生之文章至於先生之
大公無我之心鼓舞作成之妙非親炙者不能知之先生嘗夢為主
文考試榜中三十三人皆一時知名之士嘗欲薦用於朝而未能者

也覺來充然如有所得每以語人感歎不已人或疑先生名利之心未盡此未足以知先生也說命曰苟求俊乂列于庶位此殷道之所以復興也先生之時顧何如時也政紀解弛亂兆已萌舉世將入於水火之中先生力不能救又不忍坐視故作育英才庶欲咸聚于朝挽回頽綱共扶大厦之傾而有志未遂發於夢寐者也嗚呼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則有以知先生之心而悲先生之志也

召棠選稿跋

嘗聞先輩論近世詩文名家以李藕船首屈一指金召棠為其後勁其風流文采相為先後時人方之樂廣之於衛玠也余於召棠嘗一選於烟台舟中時各有公事在身未罄談討距今忽忽已三十一年矣壬子冬訪余于京城貞善坊第示其所著詩文若干卷觸目琳琅

首首可傳又賦贈七古一篇淋漓瑰麗淵淵有金石聲召棠耄期之年尚健康如少壯時雄詞倒峽筆力遒勁殆神仙中人也集中題贊皆海內知名之士其言可徵於後蕪文續貂何足為輕重但念鄙名已在懷人詩中千載之下猶作卷中人是不可以無言薇讀之餘手書為跋于卷尾

箴二

務民敬鬼箴 戊午

余嘗患處世單弱知人道之不可依信日近鬼謀以求助行過嶽峙川流高潔之所輒默致意而內自結焉然寄神宵杳其理漠然神其助我乎其不助我乎我之求助非私一己如神不顧將奈何遠之如見其跡近之如聞其響以為佑我也以為不佑我也憑虛托空日卷

其真至讀聖人書務民敬鬼之訓頽然若曾飄揚而立乎平地着脚踏實四顧有的夫子之禱無他行得其當而已前所見者蓋烟雲浮靄也前所聞者蓋泉溜林飈也箴曰

帝誘余衷汝迷余悔汝求神即神母求諸外一善之因是神之伸一惡之發是神之屈福自己致禍自己召母怨我移母德我報

先難後獲箴

余將有為也拘於材薄將就道也迷於所向常思夢寐之間神來啓導焉如田夫之不耕而獲行人之不征而達不費勞苦而一朝享富貴之樂聞人所傳心輒歆豔以為天數來時我亦如是若使淳于生聞之豈特大笑絕纓而已哉有大於此者於為學省用力而思得捷徑於為事少費力而思得要術人百己一而功倍之坐不修實而立

求令譽此皆必無之理而害道之甚者也余兼有之嗚呼今聞聖人之訓尚可已焉箴曰

野有良苗非芸何穫洿有潛鱗非釣何得此維哲人砥行干祿彼維愚人徼無望福通適亦遙遙可適我思古之人伐檀君子

銘三十四附南極篇二則古梅頌一首

洗硯巖銘乙卯○洗硯巖我仲父之王考在山公之所命名而手書刻之者也癸丑秋仲父為之滌除其巖命

不肖作銘

蒼蒼雲根鳳蹲鴟峙泌彼靈液實源于此窈窕而夷君子所履泓滄而潔君子所止俄失修護蕪沒頽圯既翦既滌乃呈厥美迨我宴暇載枕載倚林茂如欣湍鳴亦喜莞彼桑梓猶恭敬止矧伊遺澤三字于是小子作銘維巖之恥庶傳永久閱千百稷

雲叢集
銘
卷之十一
六

硯銘

李公芳隣蘇氏良田金陵玉海體色方圓溫潤縝密孰比其堅虛心
居默孰知其賢入我陋室處我牀邊使我琢磨無倚無偏

几銘

吾將倚汝將失於教將不倚汝汝將何為有時嗒然俯歎仰唏先我
覺者其惟子綦

怪石銘 二則

爾形不莊爾質不明胡為丈胡為尺雖無老成尚有典型

支頤跌坐羅漢之流歟長頸高結彌明之儔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德業進修者歟

隨身物銘補

二十則書快書業筆紙墨硯水中丞界尺眼鏡木

枕竹節隱囊蒲團劔火爐虎子唾壺鑄子稍簋子剔齒
襦子扇烟祥鏡梳帚燈引无奴火刀文集匱余為作補銘二

書架

讀之者未必藏藏之者未必讀是以鄰侯之架不如郝隆之腹

硯匣

金城之曲墨海之澳其人如玉在其板屋

筆牀

士有短褐不完風雨不蔽而猶侈管城之第至於鏤翡翠琢珊瑚不
幾犯乎卷志之戒

屏風

凡吾所為洞開而勿欺人有隱私蔽蓋而勿與知又勿效王遠屈曲

雲

名

卷

二

卷

雲
齋
集

鍾

卷
之
十一
二

七
十
八

徒避風露之懼

簾

春晝靜花影垂茶烟細颺鬢絲如非研易定看暮

牀

爾歎而頰我心不安知我載物不平則那他寒我寒理必相須毋謂物微繫實切膚

衣桁

貴賤不敢通男女不敢同一段之木可以辨內外而定禮俗

手帕

毋刮人之垢徒自汚手毋譚人之疵徒自汚口

漏壺

宵宵者何周公思滴滴者何班姬淚丁丁東東催人事

香鼎

以為褻物也則大人君子嘗近之矣以為非褻物也則緇黃異流暨兒女媚盡者亦皆觀之矣用是者將以求除邪穢而或反招貪淫將以求銷浮念而猶不禁百慮之來侵是豈香之過哉蓋亦反求乎一辨之心

花插

一是花也見之於山野寂寞之濱無別於草菅置之於金屋騰瓶之中歎賞而改觀其於人之遇不遇亦然雖然止水易腐無根難存一朝萎謝吾恐其去而為薪也

茗盃

雲
齋
集

名

卷
之
十一
二

七
十
八

雖有南零之水龍團勝雪感之不以其器則如西子之蒙不潔

酒括

有酒如河有肉如何奈吾之不飲何

鹽槃

滌洗滌濯清明如神君子是則厥德日新何為囚首容面故異於人

秤

銖銖以稱之至斤必差惡其不及將至於過母使綦重戎其覆汝凡百君子敬聽斯語

治書奴

但務是而不知大體謂之俗吏獨不聞蕭曹相業之所由起

錐

吾見其脫穎而求出知其將復鑽穴而求入錐乎爾之能不可及

蠅拂

談不可多多則損氣惟汝助虐叔寶斯瘁晉之不振職汝馴致汝名蠅拂何預人事

詩筒

蒹葭之渚伊人所處興來輒往清歌晤語一日不見投詩相問不求中節率然趁韻匪雅匪頌匪唐匪宋傲睨自得銜盃瀏誦人皆為鄙恬不知恥我友得之反以為喜何以報余瓊琳瓊珞珍重啓讀清風襲裾日月交馳會合幾時願言嗣音毋貽相思

書簾

以之貯珠玉則惟恐人之見知以之貯文字則惟恐人之不見知顯

悔雖殊秉心惟私戒爾勿出出則為人覆甄之資

季女衾韜銘 九則冬

女有四教惟德為先婉婉從善而無自賢柔順恭敬而無自尊含章可貞庶無大愆 德婦

先氏有訓婦無長舌謝女玄言閨行攸缺矧伊凡婦辯不若拙參知而動可驗而說 婦

媿媿婦容柔嘉維則齊莊靜閑怡怡溫克情慢近傲治豔長慝淑慎爾止以養懿德 容婦

織經縫紉是維婦功詩稱蘋藻禮著公宮滄瀆惟精烹飪惟調 叶勤敏節儉執事必躬 功婦

鷄鳴威服敬問溫清婉容趨事小心將命有財無私與物無競得親

歡心室家之慶 事舅姑之道

敬爾祭祀無怠無射致其愛懋執爨階階母祀非類毋信淫僻竭誠報本百祿來益 奉先之道

睦爾宗族和爾妯娌爰及婢僕恩過一視問言自外反省予已飭其內政以佐君子 睦親御下之道

君子好善將順成之君子安貧苟無戚咨處貴愈卑持盈若危戰戰兢兢夙夜念茲 內助自脩之道

吉月令辰君子來賓婉孌季女歸于德門教汝無素何以贈言爰集古訓以代衿鞶

南極篇二則 癸亥元月初八日我仲父大人申氏八旬生朝祝辭也

煌煌南極照我惟牀其色常好壽母在堂有肴有醢有醴有酒八旬

雲箋集

名

卷

七

之慶申祈眉壽有酒有醴有肴有菽樂此令辰並受其福
在昔如何其置且微克慎克勤紹德門輝媚于其姑惠神無咎載錫
祚胤及厥孝婦鞠之育之教之將之天不吝厥報子孫昌之

古梅頌 辛卯

盜癭句贅支離疏歟黯淡枯槁山澤癯歟甘處荒寒與因為伍人皆
醜汝我看媚斌冰雪肝肺鐵石心腸口雖無言自聞其香

贊二首

萬悔堂畫像贊 丙午

莊重玉立宜爾廊廟之倚蕭散野服宛在蒼葭之洲清癯疎秀神遊
物表飄飄若喬松之流

興宣大院王畫像贊 庚戌

溪山大澤龍虎不測人昌黎之贊北平王也始以為魁然乃眇少丈
夫趙人之贊孟嘗也十年輔政大振紀綱赤烏几几處變如常千載
之下復見姬氏之雅量

箋文 錄三十

景福宮移御陳賀時百官箋文 丁卯 各殿 箋文不錄

舊闕重建宸御載移邦基從此永安天意會若有待此誠我東方莫
大之慶臣等不勝歡忭之至謹奉箋稱賀者臣等誠歡誠忭稽首稽
首上言伏以肯構肯堂追前人未遑之盛舉迺興迺寢觀今日移御
之締儀君子攸芋景命有僕恭惟 主上殿下以有為聖膺無疆休
修復舊章率典憲於不愆不忘綱紀大政端化本於建極建中肆當
龍御移舊闕之辰祗切燕語成大厦之喜伏念臣等時際鴻運跡忝

雲箋

贊箋

卷二

十一

鶴班美哉輪焉莫焉愧善禱於張老丕若殷歷夏歷望初服於周家
祇頌天津諸員 御前回禮回箋壬午四月
玉軒藏園凍文筱雲玉山蘇林尊兄大人閣下頃蒙折簡並寄承筐
酬厚意於百朋托忱辭於一介忝叨將命敢不拜嘉敬惟諸位大人
珠玉盈懷經綸在抱籌謨宏遠去吟域於中心時事艱危為綴疏於
下國茲值言旋之日爰施厚往之儀却麗氏之求書竊笑坡公陋見
緬鄭卿之獻紵尚傳吳國美談四寶居三會硯邊之佳友五明成對
揚海外之仁風顧渚雲腴香泛古蜜秘色藍田日暎光生遠國珍羞
遂令綰載而歸代達慇懃之意職等謹當淡藏十襲敬獻九瓊懷惠
德音匪瓊瑤之為報維持局面庶磐泰之相安祇頌禮單附陳爾稟
統希荃照順請勛安

答周玉山新年賀箋

他賀箋不錄

物炳於丙三階昭清淑之祥氣引於寅六律啟舒和之象欣披尺素
遙騎寸丹敬惟玉山仁兄大人閣下賁德飾鏞豐功銘鼎紆壽海宇
流嘉惠於三韓掌權津關蜚英聲於萬國雖違芝範恒佩蘭言弟實
媿菲姿虛糜重務白髮興徂年之感奈乏濟艱素心結舊雨之思尚
祈耐久驛梅遞信鴈字報安爾此佈復恭賀年禧敬頌台祺

上樑文共三

紫薇堂上樑文乙亥

伏以丹宸居皇極之尊宴寢斯備紫垣騰列曜之耀寶額如新轉沴
為祥無往不復竊稽黃圖舊紀爰有紫薇高堂淑氣萃華山之陽倚
歎煇壇而磅礴復道承法殿之後於焉獲護而燕涓六列九御之教

雲箋

上樑文

卷二十一

十一

化自內而及外一日萬機之暇制以佚而宣勞至若璇楯之錫名益
取珍卉之耐久迨唐殿觀美之制掩映朱霞緬文廟臨御之儀想
像翠華二儀接交泰之會配椒殿之靜嘉一德承嚮明之治頌茅宮
之寬蕩夫何九四之隆棟叢值百六之橫突三階依佈厘辨經緯之
度百靈呵護尚識神聖之居無地攀瞻慕羹墻而莫寓歷年久遠志
塗墜而未遑恭惟化洽蟒蒙位居廣正興邸膺河清之運承駿命於
寶圖漢宮頌海潤之祥垂燕翼於哲嗣卑宮菲食用萬民惟正之供
補弊興衰迨列祖未就之緒顧茲善繼述之道先及肯堂構之謀
攷廣素量徑輪制雖倣古翦草萊披荆棘功同創新六龍徘徊於城
平撫聖人之道躅雙鳳蹇翥於霄漢示王者之重威屬當城化之爰
新遽值鬱攸之告警仰天心之仁愛所以扶持全安念先業之艱難

詎緩經營締構重勞生民之力但取苟美而苟完救圖寧人之功所
貴有終而有始於是回景福而移御並康寧而重營庀材半年事豫
立而無廢趨功不日人共覩而樂成經費不煩大農捐內帑百餘萬
貫規畫悉稟睿筭恢正堂十有六楹令後世制度無加視昔日光彩
自倍繡栢映日承藻稅而含輝畫棟入雲列琴檠而鋪翼修栢梁之
餘燼陋矣萬戶千門按明堂之舊圖煥乎八窗九牖丕基從此鞏固
內廷於是溪巖麟趾並隆慶本支於百世鶴禁密邇問寢膳於三朝
八荒納庭衢之恢化躋仁壽九筵設筮箒之美夢占吉祥載撰兒郎
之詞庸替張老之頌

拋樑東建春門外日曛曛繞堤旖旎千株柳先得韶光雨露中
拋樑西池樓高處曙光迷鸞聲未到宮門外簪珥先驚報曉鷄

拋樑南鶴御龍樓日至三 聖孝王家知不遺萬年長樂供飴含
拋樑北巖巖華嶽鎮東國山前寂寞醮壇荒明理宸心元不惑
拋樑上中天壽曜光昭朗高年賜爵徧家家欽錫吾 君歸善養
拋樑下未必賢人今在野霖雨明時側席求辭門誰待青萍實
伏願上樑之後采椽永固第祿增長鍾鼓羽旄萬姓蒙同樂之化笙
鏞黼黻一代升至治之休養百工相和之曲景星慶雲真萬年無疆
之基泰山磐石

書牘上

共六十七
錄三十五

與徐綱堂書 戊午

頃別黯然還鄉得吾兄手書抵堂兄數三紙憑審近節無故慰喜慰
喜僕棲屑京鄉道送三餘吾兄亦以窮年經濟為憂重迫婚擾不能

安靜嗟哉卑賤鄙陋為累不貽寄志於浩浩費力於瑣瑣此古今所
以傷惜也雖然處茲有六懼焉夫人窮則無所不為欺人騙財者有
之矣眩筮撥囊者有之矣處窶窮嫉富者有之矣殖貨沽利恬受
非義者有之矣卑已諛媚動歆羨者有之矣憂愁永歎形於顏色者
有之矣上二焉者賊身者也下四焉者賊道者也其能免乎此者謂
之善處貧可也亦有三難焉貧而尚廉一難也廉而不傷二難也不
傷而樂三難也樂則吾未之見也惟不傷則吾兄其近之焉雖然竊
自思念惟人心不可恃積之則移今吾兄學力未知能勝貧也否萬
一一朝為貧所勝明鏡一片受點汙之傷將不可復制矣為之奈何
僕於吾兄慕其不傷而恐其將傷也僕誠愚矣然古之大賢君子得
之在是失之在是僕豈過慮哉吾兄嘗淡知僕心以僕為何如人也

僕量短志長力薄期厚是以所為多乖違拂戾不副所言已見其漸於將來此易敗之道也惟吾兄善導之僕將小其志節其言以求合乎事與力可乎自近以來常自撓撓殆若失棲之禽靡所止宿此知覺有所蔽而天君不安之故也嘗觀聖賢之言切近而平遠可以由之而不可以窮其蘊奧策士之言氣勝於理令人好事文人之言華過於實臨事多誤詞人之言靡曼而流逸功令之言鄙陋而墮志異端之言顛倒昌披不可窺也於是高而不及其上卑而不就其下張望龍斷日益就闇而不自覺焉此非細故也常早夜以思日月有限志業無窮未嘗不惕然背汗不知攸好惟願得天下名士而交之如德行友顏閔政事友鄭僑漢葛通經友濂洛君子博文友司馬遷韓愈攷古友杜佑鄭樵僕得優遊於其間治則同進亂則同退有難則

質之有事則推之有過則不責諸己而責諸友之不為也休休然作好善之人不亦樂乎區區所願在於此也

與金雪巢書 己未

柏田人來憑審足下冬春來侍體無損為慰實多豈以無書問其情素哉此聞自南來者多云足下絕意營求往年盡埋其平生所為文字醉酒以文哭之哀僕聞此為之汪然涕下益憐足下之懷也此固非處世閱之澁知之明而超然離形者不能也千里之外一聞而無逆此吾所謂雪巢者耶竊念老蘇亦嘗焚其文矣而足下復有埋藁之事跡同趣異兩相出色然老蘇將以求進者也足下悶其不見知者也若使夫子在座必有進求退由之訓足下其在所進耶所退耶且足下之所為文果皆合於經綸大務而有益於世道者耶如此而

不見知於人則悶之是矣埋之是矣若以雕篆薄技惜其淪焉而為此舉則竊以為過矣恨不得盍簪對坐反覆而難之也雖然僕雅聽嘉誨有以知足下之心請為足下明辨之足下往昔所述多是功令制舉之文此昌黎所謂顏回愧心不寧者也士君子之從事於是也豈樂為而為之哉誠以非此無以發跡於當世故不免屈志而就焉今足下既快脫塵疑無所資於是宜乎足下之埋其藁也既毀其具矣既與世遠矣嘔心肝而棄溝壑宜乎足下之酌酒痛哭也其文當曰青山在左白水在右一部錦心千古永遠宜乎足下之哭之以文也昔日光熙門外古塚傷賦詩痛哭之時固知此日之有此事也想想伊時泉或咽而樹或暝日冉冉而西倒灑灑濁濁抱藁而來荷鍤掘地築築也埋而掩之環而顧之況抱苦楚誰所臆訴但終古不過者

何限而貴乎君子之有守如此而止則狂焉而已隘焉而已於是杜門讀古人書肆其志慮宏其範圍畜而為金璣珠玉之寶發而為布帛菽粟之用立言著書為傳世不朽之資如是則足下雖欲埋之當復脫穎而出矣足下之志其在是乎其在是乎雖然足下既處之愈高蹈之愈確僕尚滾滾於塵壤聞足下之風如今人聞古人之事望望然如不可攻而及也尚何容喙於其間哉徒恃足下之洪量不以其人之鄙並廢其言故如是累累幸足下愈益勉之異日聲聞愈大聲言益驗其為幸也何啻在僕之已也

與徐桐堂書

不審臘寒道履珍重令咸令郎並佳新人安否僕去月在漢師時連赴泮試柑製往參初六日俞先生卒哭達夜失眠仍得寒疾決旬呻

雲齋集 書序 卷之十二
藝重以閨閣鬱鬱有害調養念間卧輿而歸從斗峽以上俯觀冰江
十里皓皓一色曾次豁然若無所苦異哉異哉病中因思昔日交會
之盛及俞先生終始教誨之勤又念日後不復得如此時時不能定
懷欲吐曩時所聞知舊盃酒閒寂遣懷然儒學之事今世之所厭聞
僕素又言輕不足以取重於人徒添疵類而已如吾兄者異縣不得
相從竊恐日遠一日滲漏已多久後殆渾忘也為是耿耿臨紙乞教
為吾兄之同此懷也僕纔離蒙師始以文得見先生一朝便聞入德
之要受大學中庸及說詩之義先生嘗曰人當以學問為本事業皆
從此出君家世厥有茂績君亦有意否又曰知君惟有吾而僕未及
知先生矣先生既篤於為己畜其餘為文章後生多以文辭進見者
此特其誘掖之方耳不知者以為先生實喜文辭嗚呼夫孰知先生

之苦心哉僕嘗作戲文又嘗進異端之書皆蒙澁責眷眷於臨沒之
際至今銘在肺腑先生雖始終進退僕以文字之間然其實要之入
道也但僕愚迷不能奉其至教以為大恨耳往者見金鼎汝氏以為
先生之道與德吾豈敢論至於教人不倦不可復得也且先王之政
必聯師友師友不聯難免飛走之偏塞此所以澆悼不置者也僕亦
以是為大懼焉僕前日每侍先生未聞其譽一人毀一人然世以先
生為多言先生處世無升斗之祿在家無營辦之事然世以先生為
多事先生和顏柔色以待人而羣謂沸騰此何以為夫先生之言與
事在乎勸進講學而已古之君子未嘗不有是言是事而當時不言
其多後世常患其少今先生獨蒙是誚使後死者絕不聞是言是事
吁可悲也夫時有損益俗異趨尚苟非聖人能反以一之者鮮矣吾

東素尊朱子國中上下禮教成俗行之既久其敝也委靡煩瑣有空
名而無實踐於是有人好奇者爭攻微闕無才而病其難者歸之陳
腐而莫之省也先生獨不變其故以為朱子先聖之指南後學之權
衡舍朱子而復有如朱子者乎苟不深究其源而先求其疵則信道
不篤為學不誠奈何以私意攻之吾輩視朱子當如父母不見其不
是處耳時人以讀書為大諱教誨後進為大病先生獨嗜之如芻豢
為己任而不辭也此皆世俗所無而先生有之故所以致多言多事
之誦也雖然知者察於衆惡觀先生者亦於是乎在焉傳曰歲寒然
後知松柏之後凋記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夫君子之處斯世而不有
大異於人者為足以觀之哉先生嘗以天下之心為心其言曰士不
憂國之亡而憂道之亡也國亡而社稷喪道亡而人紀絕又曰吾道

之卑於世久矣才高者往往過之吾誰與守之是以白首兀兀不量
其力思扶植之終不以貧窮累其心此皆僕與吾兄之素所親見難
與他人道者也惟吾兄庶幾得其心法之全獨行不顧為朋友之所
信久矣家勢貧困不能自濟出門無名公貴卿之交而處事每欲必
得其當其心豈可量哉僕於吾兄竊有厚望焉當有以塞之矣向者
再往哭先生之位入其門不聞講誦之聲至其廬無一奴婢指導通
報俞友素冠經帶儼然窺戶而出見其顏色憔悴扶杖獨立憇然為
之傷心聞諸近人其家已多斷炊云僕不能助故不敢問然其家事
足可念也市僕往來無常未知此書能順達否惟冀以時保重不宣

答丁小耘論文書丙寅

頃承惠贖迺及於論文氣色展讀以還心神融釋弟與兄嗜尚既同

趨向不殊今此滿紙勤教無非弟所欲言者聊借兄口以發之耳夫
子云回也非助我者也弟於兄亦云備怒其僭妄耶竊嘗以為文章
者非有他也黑與白相錯而已矣凡天下之事有是則有非是者白
也非者黑也抑非而揚是一抑一揚而文章乃見夫揚是所以勸善
也抑非所以懲惡也勸善懲惡者先王所以御世之權也措之於事
而為禮樂刑政載之於文而為詩書易禮春秋及羣聖賢之書皆是
也夫論文之道理為主而辭為賓理到而辭從辭從而氣備氣備而
光彩自著古之君子敦本而務實口無擇言而皆能成章如夜光連
城之璧不待拂拭而常有燭天之氣後世去其實而求其華乃欲以
虛辭濫說劫制實理以求從己之欲於是鋪空藻奮虛燄掩其瑕瑜
圖售其價譬猶粉飾嫫母以誤狂夫其勞且百倍矣江左文風振古

初變士皆尚浮華慕清虛故其於文也為駢儷雕繪之習然去古未
遠神情猶存迥逸工妙體態自然唐韓愈氏出而盡掃前疵力追古
文可謂文之幸遇也然自是以往八家篇章之法便有尺度排句安
字嚴於治軍造言措意皆有常式真氣都卷漸就卑瑣是亦文之弊
也近古名家厭避其字下乃欲自立赤幟駕宋邁唐取六經諸子中
希語僻字掇拾而成文自以為真復古之文也後之人頗知其非多
不悅服然終未能遽捨時時剽竊為己用規免塵腐平澹之譏乃曰
此取古人之長也又曰尋古人之正傳得古人之骨髓此不過內無
所主依違苟容求合人之一時之眼無終朝之計者也由是觀之世
愈下而文益卑後之人能指摘前人之失而攷其所著又不及前人
遠甚此無他文章之與道術相離政事相分孤行而特立者久矣夫

其所依如無源之水日就枯竭後之人徒欲以私智潤色之指黑為白指白為黑又捨其黑白之正雜施丹鉛綠紫之色以亂人目不知去真愈遠亂道愈甚其氣塌然而死其色眈然而滅是尚可與道術政事角立而爭雄哉故廣引博譬張皇臚列非所謂宏肆也僻澀鉤棘句讀參差故為含蓄矜持之貌非所謂古奧也不蔓不畧務中規矩非所謂蘊藉也夫事小而言大者好誇者也事大而言小者好奇者也有其事而不能言者近乎彭蠡之水師無其實而空言者近乎優人之演戲俱不可與語於垂後貫道之文要之配道與事足以達意而已如當暘而暘當雨而雨花果草木應時而榮枯又如水泉之流方圓曲折滄匯奔放各因其勢之自然乃為筆參造化運用不測不規規於氣色之末而自有不可擬之氣色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

外者也豈假借矯飾之所能乎自漢以前惟論詞賦列為文章未嘗論行文非賤之也行文者載道與事而已非有他也惟詞賦所以詠言而興歎者也於是乎有聲響氣色之辨是以漢時稱文章以相如為首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之徒時或稱其學術稱其政事未嘗論其行文之美蓋後之人追尊其文以為文章耳自唐宋以後至于近世行文之論大感既捨道與事而別論行文則又不得不求諸聲響氣色之間然求氣色於行文非古人之意也第嘗竊窺古作者之妙太上自然其次學自然學而不能者皆有故為之跡殊不欲觀也未知高見肯許可否不以為遠遠而無當也乎近世論文罕有與弟意同者故弟亦不敢自是而有此仰復耳

洋擾時答某人書

時以健履
郎入直齋室

承示沁留書及夷檄取次細閱心寒膽掉不如不聞不覩之為快也自古有駕七艘艦越海數萬里外窺人家國乃如是者乎齋居無聊漆室之憂空淡所憂不在夷擾在目近耳夫今州縣調發無用之丁村落空虛野穀不收雖經夷變安能加此此一難也驅之如羊羣聚之如蟻屯無拳無勇而不食則死見今倉無留穀海運不通將何以支給乎此二難也且聞守令借穀於民以助軍餉雖云以大同計除民之不信長上久矣皆以為白奪傳相告誡或掘坎置窖或棲卧不獲寧朽腐而棄之不欲輸官可謂暴殄天物民心到此安能家置一喙以辨之哉此三難也近以臨陂漕船之見失三南大同悉命陸運一人能負者不過負一石走十餘里牛馬則僅載兩石耳通計三南之米當用幾人幾日之力耶道路騷然疲於奔走此四難也此惟目

前所見而已其他百千萬難無暇悉及至若洋夷之憂猶屬第幾件事耳夫置陣於原野之間騎步相當長短相接則眾寡之勢固相懸矣以秦之強王翦之良伐楚度用六十萬人韓信將兵亦云多多益善然竊謂禦洋之道貴在兵少而精器便而利何者少則食減精則不亂便則易運利則能中洋夷之所以能縱橫四海者用此道也今雖有百千萬兵能征慣戰實不得接一刃若據要險放精礮一番命中則覆一賊艦此豈資衆多之力哉故嘗見魏源籌海篇以為不務兵多而惟求礮精此蓋屢經洋亂得其要領之言也今宜廣求良工及有巧思之人製造大礮滑車絞架及扛銃撞砲水雷車等之類按圖做造無不成之理但選京營兵分置沿海要害如孫石項甲串津通津楊花渡鹽倉項京江諸處皆築礮臺起沙城以地平句股之法

精審礮路嚴其守備若無事以待之其外鄉募一切罷遣庶可為省
費息擾之一端歟不然則中原人教我勿戰持久彼將糧盡自退云
誠格言也然殊不知今日我國之勢主反為客我勞彼逸如此持久
則不待彼之糧盡而我已困劇有難言之慮謂之何哉且國中邪類
大半為賊夷耳目彼能知吾之細吾不能知彼之麓此所以敢引七
艘而潑入人國者也詎無設奇遣謀陰伺賊情之術耶此皆腐儒迂
見無當於時務者而偶及於筆下安恃眷愛無間必蒙厚恕之故也
聞京中有宗班通文又有濯纓之裔金天翼者揭榜招會士兵倡義
赴難訂期在今十八日云古之起義者亦如是否未可知也此紙所
言皆妄發也書畢愧悔欲吐而可否呈覽即為付丙

代人賀壽書 庚午

世人見人之位高而多男者無問其人之賢不肖汎稱五福殊不知
五福之內原無斯兩者斯兩者憂患之府也所謂五福者求吾身心
之安靖而已無一外驚而徒悅人耳目者也欲吾身心之安靖莫如
攸好德五福之中惟攸好德最美最難苟得此一福其餘亦庶幾焉
然又有如顏淵之天原憲之貧司馬牛之憂仲由之彊矯此四賢者
於好德豈不綽然有裕而顧其獲福之不全乃如此此今古同歎不
能無疑於天道者也今以吾兄之好德乃能兼有昔賢之所未全者
天理於是乎為可謹而為善者可以知勸顧不可賀歟伏惟春候漸
暢麗日舒遲此時兄體益膺康福桑蓬週長樓指在邇仰想齊眉相
敬對床湛樂滄泗潔腴歌詠南陵雍雍冲和之氣充滿室閭兄於此
時褒衣履眉譚笑鬪健箇是活處南極老人星也弟幸忝秦晉悅同

松柏高山景行徒切車牽之慕赤城絳闕愧乏水龍之詞病軀難強
替送迷息使備稱觴之末庶得觀瞻威儀熏染德氣也為伸微祝畧
此仰佈

與徐綱堂別紙 甲戌

弟自落地以後常聞父兄長老之言以為士生斯世當讀書為學出
而為當世之用弟時愚騃頗有妄想自七八年以來此意漸疎然既
無五畝之桑一稜之田而工商之業又所不聞則不得不仰食於官
而早晚得一下縣僻邑粗效報答兼自康濟此則分內之事自有循
資縱不至昏夜乞哀毀棄廉防猶可坐而致之以是黽勉束帶趨走
下風者亦有年矣顧其志事濩落有愧初心然君子有陳力之戒時
措之宜以茲結局雖不得為一代偉人亦足為小小完人此區區漢

願也命與願違猥涉名途上不能副初心下不能遂中志一身狼狽
若無津涯然自釋褐以後轉益寒素家中十四五口茫無拯濟之策
咨咨戚戚固所不恤而又有貧而不安者存焉若置此身於清遠寂
寞之鄉與世相違不聞塵囂侶魚蟹友麋鹿不害為山澤之癯今身
處城闕跡廁宦路朝見夕聞聒耳擾心此大不幸也弟之所豔羨於
吾兄者有二焉一則遂弟完人之願也一則在清遠之區不聞世事
為可賀也此聞敬夫所傳老兄厭尹鼯孫欲棄官還都又有錄送時
毛之教其感激沉鬱自奮有為之志老而不衰直令薄敦懦立誠為
可欽然捨彼靈區買此聒耳之病亦未為得計也隨分自得俛首作
吏此為今日第一清福邑小愈於大俸薄愈於厚處遠賢於近事簡
愈於煩得此四善便是吾兄修身積行之報非等閒人所可得也時

毛如此庶可默會否

答李生僕書 戊寅

隣僂承月初出惠書恭審省體綏祺欣慰欣慰僕嘗尚論我東先賢
惟延平李忠定公有天民大人之氣像僕其外裔也私自追尊景慕
不在人後蓋嘗願見而不可得則意以為公之風流氣韻不泯泯於
數十世之間不在其後則必在其外裔其典型遺範若將彷彿見之
然外裔如僕者又不足道是以竊嘗疑之向見足下有以得於容貌
辭氣之間而猶未深知也繼而讀其文足知其素養之正也退而聞
知舊之論吾所愛好而深信者皆交口稱足下不已僕於是知忠定
公之緒不墜而足下即其人也不然當此舉世委靡能守其先人之
志者寡矣足下獨能以古道自處以安貧養親為務以虛懷問學為

事其意若將不安於小成而有負重致遠之勢嗚呼豈易得哉僕慙
惘然無所知識不足為友朋相善之資然足下如欲交當世賢士求
自愧始僕亦不敢辭夫足下向道之勤求助之切苟以是心交於當
世之賢士當世賢士孰不願交於足下而樂為之道哉願足下無忘
昔先忠定公常以世道自任今忠定公之門有足下焉是亦世道之
幸也豈獨僕之私幸哉壽序忙未屬草容俟後僂餘萬不備統希亮
照

答丹農李建初書 己卯

春初承去年至月出惠書慰澆不忍釋手時適有擾未能修謝荏苒
至今乃其心不能忘則非當場修謝之比庶蒙厚諒否春府丈的經
著書遲暮乃得一啣知舊動色無異弓旌之招嗟哉慰之云爾豈曰

賀之云乎比來春候甚乖定省餘調體康護嘗謂兄稟賦極清識固難及病亦易侵此朋友之所憂念者也點聰乘知哺糟啜醎庶幾為寡病之道而亦未可易言也弟歲首蒙陞恩資繼蒙嚴旨旋宥今無見職頗有優閒之暇然神氣昏惰不能對卷理會此亦難醫之疾奈何奈何金子霖奇才也白進士亦奇士也相識中固未多見吾兄結交賢豪較弟甚廣而未嘗一言及之至與二人者並奪之去乃反咎弟之不早言何其貪也且聲氣鉞磁之感不費人力推薦而自有相合之日若待人先容還覺少味矣綱堂做官山水鄉未嘗無清福而文園病痼鬱鬱不樂早晚欲攜眷西來尋遂初之志此非知友所可挽止其家事足可念也不知天生此等人饑勞拂亂終身然後已所謂將降大任果在一縣之長耶浩歎浩歎尊堂文稿方欲覓來

討閒細讀計耳于霖科時相晤秋間復來云書付鍾峴未知何日當入照否餘惟祈隨時珍攝以副遠望不備謝禮

與崔執義德明書 庚辰

崔典籍足下僕於丙子夏往拜朴墩齋先生出示足下手書數幅詳記清師勦鴨江邊匪首末尾及日本通好之情瞭如指掌溪中竅要僕再三展閱復于先生曰此有體有用之人不謂馬訾以東有此奇才奈何得與此人結識先生曰此人雖通籍未嘗一跡京闈吾在關西時嘗一再見面終日默然後因往復始悉其胸中所存非凡人也甚矣人之難知也此吾屢書相邀早晚來見與君當一會也未幾先生捐館悲夫悲夫自是以來心常往來如懸旌之搖搖山川間之不能奮飛奈何奈何伏惟肇夏起居康重研經習靜不出戶而知

天下之故其樂可勝言耶僕年今四十有五志日以滌業日以荒不免促促於常途之中有時自顧不覺慙汗昔人最重座主又貴同出於恩門僕之敬足下非徒為同恩門也吾輩之慕獻翁又非特為座主知拔之恩而已也嗚呼獻翁不可復見則思與足下一會豈有量哉此非他人之所可知者雖足下亦不知僕之為何狀人當執書致訝也白上舍老人年邁而志氣未衰聞僕嘗稱說足下之賢便欲節鞋往訪其勇不可及張燈語言白頭如新恨不置身其傍得聞洪鍾之音也惟祝以道自重時惠德音不備謹候禮

上北洋大臣李鴻章書

辛巳冬在保定府時

伏以小邦情形惟中堂燭照纖悉勝於小邦之自知是以前後代籌時宜提撕警覺無所不用其極非知明仁深何以至此我 寡君深

感中堂之德欽誦靡已此次專差陪臣率領學徒前赴天津恭聽指教允植辭朝時承 寡君面諭諄復鄭重使之代達景仰之忱且曰罄陳衷私無有所隱允植受命以來不敢違安曉夜趨程既到京城即聞駐節保定逶迤前進敬致國書仰蒙中堂慰籍備至誨誘拳拳藹其如春頓忘羈旅之苦然初筵賜接嚴畏在心敬勝於情辭不能達即將轉向天津廠局僻處一隅趨陪稀闊恐負 寡君面命之意茲敢書陳所懷仰塵崇覽伏願垂察焉小邦山川險阻聞見局滯往在羅麗時疆場不靖頗尚武備自小邦開國以來境內又安民至老死不聞金鼓或數百年而一見兵革旋復忘廢現今武庫所存皆數百年前無用之器仗而國人猶恃而自壯曰何苦費財勞衆遠學新製夫器仗猶不欲學遠欲交遠人乎往者法國陰遣教士煽布邪學

其為教大抵瀆倫廢祭惟利是趨自 恭宣王以來立法痛禁誅夷
相繼猶不滅息國中士夫及良民莫不痛心疾首誓不與此夷共戴
一天伊後西勢日旺氣運大變治兵護商苟洋天下察其意趣不專
在於行教一事設為約條網羅四海入者相與出者孤立互相連合
如七國之時此與往日局面又大不同矣夫有國有土者惟以保存
宗社奠安生民為務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通聘會盟殆無虛日不
第諸夏衣裳之會即蠻越鱗介之國玉帛相續此豈不知義理而然
哉惟小邦則不然不問時勢可否惟以守經為正理斥和為清議與
其通洋而存不如絕洋而亡言及交際輒以邪學目之為世所棄自
丁卯以後日本投書求好朝議以為近日日本變用洋制通倭即通
洋之漸却而不受及乙亥秋日本兵船入江華衆論沸騰幾致生事

故相臣朴珪壽倡議調停復修舊好國受平和之福而論者猶至今
咻咻上自朝廷縉紳下至巖穴草茅以及市井屠販之流所見皆同
以為不必交隣恐納侮也不必講武恐滋事也閉境自守無如我何
惟我 寡君超然遠覽卓然不惑念孤弱之不可久支也知凡愚之
難與慮始也又慮衆論之殆難力勝也撫循含容默運獨斷交隣鍊
兵等許多急務次第籌度將欲舉而措之昨年秋令中外廣薦人才
量加擢用今年春設統理衙門分治機務秋又令擇文武子弟年少
者使習語學兵技今又選徒遠赴學習製造我 寡君之有猷有為
宵旰憂念欲保民社之苦心斷可知矣奈獨勞於上而無將順之人
雖有一二臣同姑無鎮物之望是以寤寐英賢託情遠交相臣李裕
元往者入京得達姓名於榮戟之下中堂為陳保邦固圉之道賜以

手書歸獻 寡君寡君一見契悟傾慕不已自後連年書幣皆出
寡君之意緣李相昏耗將中堂密函示人遂至傳播於日本今年夏
有倭儒投進斥和之疏其中並論李相不當與中堂往復我 寡君
怒其不密即日竄逐李相於嶺南之巨濟府且念中堂為我謀忠以
德取怨並致日人之憾不勝慨惋分送朝士遊歷於日本語及書函
事必令到底分疏無使貽累於中堂朝士等承命東往詳晰辨明回
奏日廷恍然覺誤幾釋初憾 寡君猶為之憧憧不安臨朝屢歎今
年八月又有逆臣安驥泳等聚不逞怨國之徒托言伐倭將欲犯闕
事發鞠治渠魁雖已就戮餘黨迄未盡覈以致領選之行久已派定
而國內多故不能即程遂至奄迫嚴冬者也竊伏念小邦處環海之
中尚孑然特立於萬國之外久為衆手所指觀其成敗而北俄東日

形勢相通燕雀之處堂猶未足以喻其急也從前每有緩急悉仰上
國若今日則駭機一發水陸電迅四面受敵所謂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所以中堂屢示警告丁寧反覆使之先事周旋冀或紓東顧之憂
者也雖然小邦積弱之餘急難自振縱云通商鍊兵非可時月見效
為今之道惟有擇邦善交講信修睦從以彌縫疎失以備陰雨庶幾
為目下之急務而泰西諸國中久聞美邦國富兵強心公性和國富
則少貪兵強則可恃心公則處事平性和則執禮恭且聞近日頗豔
慕華風購買經籍周孔之道未必無西被之理先通美國公平立約
俾嗣後來歎者一遵成式無害我自主之權此又急務最當先者也
凡此數畫皆不出於中堂之成算辛勤踴躍若惘在已使小邦君臣
幸得一二開悟者寔中堂之賜也雖然邦人之最急者洋人也我

寡君重違民情姑未嘗顯言通洋若美艍一朝來泊則美亦洋也國
內橫議必將歸咎於寡君迎接之際事事掣礙反有起釁之慮觀
於安驥泳之事可知矣欲藉中堂之重以鎮服羣情則中堂威著四
裔誰不敬慕獨小邦愚俗不知畏憚觀於李相之事亦可知矣今此
小邦聯美之計環瀛各國不應不心許而惟東北隣比及本國人所
不欲樂聞者也東北隣比若知此機則必收害沮撓事未可知國人
若知此機則必詳然蠢動功難順就此事宜速不宜遲宜密不宜疎
事體重大彈壓國人之心宜名正言順以消狡隣之謀惟有我皇上
明降詔旨先期曉諭於明春年貢使之回踵遣派員協美議約則我
寡君得以憑仗皇靈隨宜酌辦係合東洋永固藩屏庶其在此惟
願中堂默運玄機與神為謀俾事成之後渾然無形迹之可尋如葵

山喬嶽不見運動而功利及人使小邦愚民獲福而不自知豈非盛
德之事乎嗣後凡千事務要煩指教克圖有終亦惟中堂之惠我
寡君深有望焉允植受命專來不敢不盡其所蘊言所難言張皇冒
瀆死罪死罪拙手自書辭冗筆荒伏望領其意而恕其僭尤增惶恐
謹白

敬稟者竊下官前在津沽仰聆訓誨叩辭東下瞬抵藩疆遙望旌麾
依依左右伏惟爵中堂衣上公服為帝者師一代偉人萬方式仰鄙
邦武備久弛當經吳筱帥派員訓練已于上月今日先後有成凡此
士民莫不頓手喜有磐石之固惟下官所守江華東境有南北兩海
口為一國門戶其南口水深乘潮可駛輪艍其北口水淺沙浮乘潮
則小舟可入均係出入漢江必經要路舊設屯兵三千以為防守之

備然承平日久武事漸忘老弱廢殘無能為用自下官蒞任後簡閱
部伍汰弱留強僅得千五百人兵貴精不貴多果能有勇知方即足
折衝禦侮功歸實用餉不虛靡綢繆宜亟因于十一月十四日奉
國王命約同慶軍營務處袁丞世凱馳赴江華詳勘沿口礮台並閱
所有原兵以及軍械地勢袁丞亦亟稱此地若失漢江難守較天津
之大沽尤為險要一朝有事敵人必全力先攻此地以為退步且四
面受敵孤立無援非有精兵守之則鈞門適足資敵所擇之兵尚稱
精壯加以訓練可以轉弱為強至所存鎗械大礮均遵古制重而不
能及遠鈍而不能利用非急購洋鎗洋礮不能得力然目下亟欲鍊
兵一時又難猝致只好姑以原存之土鎗土礮操習泰西口令陣法
俟有洋器再行換給至舊有之礮台雖不合用然沿岸多山因山成

台尚易為力歸以此仰告筱帥擬于明正望後酌派妥員仍赴江華
教鍊沁兵三營惟國儲支絀購器甚難可否俯賜暫假藉資操鍊容
俟國力稍裕購得時敬當奉趙伏思爵中堂軫念藩服中外所瞻仰
體皇上字小之仁俯察屬邦時務之急用敢冒威上告縷晰詳陳不
勝悚惶待命之至肅此具稟恭請勛安伏惟慈鑒

與津海關道周玉山韻書

壬午
至月

玉山尊兄大人閣下達教已有月餘緬惟起居多福為頌為慰允力
疾驅馳殊無佳悰本月十四同唐觀察景星袁舍人慰庭往沁府唐
公為看礦苗轉向東道袁舍人為看海口要害鍊習兵丁等事數日
回京吳軍門袁舍人皆言沁府極利害若沁府失守是無漢陽其要
害如天津之大沽而形勝過之見今時勢日急不容玩愒沁府兵在

籍為三千名近以餉資匱乏裁汰存半亟宜教鍊步伐所有兵器皆
舊日所製槍砲藥丸俱不中用此處險要可以事半功倍劈山砲抬
槍臂槍雖非西法據險制敵莫妙於此且易製造宜先備儲此器教
以準放砲臺亦須改築然猶屬不急緣海岸多山可以臨時藏砲不
必明立砲臺也竊想此論實為碩畫仁川可以開港而進兵則當由
旱路七十里渡一江乃抵漢城江華四面環海直達漢城水面僅五
六百步砲子飛過對岸小輪載兵一二百名可以駛過此必爭之地
也但目下苦無籌款有意莫遂不計難易約於開春邀中國教師往
鍊沁軍惟槍砲急難鑄造茲稟傅相乞蒙先借多少以便藉手練習
俟後歸款統希默商便否仍望轉呈書函代達微衷區區幸甚未知
柵銀間已輸到清債手器購造若干否從事金君子然在津想甚悄

悄也敝邦現無他事但年荒錢貴策應無術方欲通用洋元每元準
東錢五百六十文又試自造銀錢一錢二錢重已經告示諸民然銅
錢既貴銀錢終難流行不如並用中國銅錢每二文準東錢一文輕
重相權可無後弊見今諸陣兵餉宜以洋元及洋錢齋來並行不悖
庶救目前之艱未知卓見以為如何近者設置統理署趙惠人金道
園穆麟德管其事又置內務署洪金兩相閔台鎬金炳始及機務諸
臣管之然規模尚未一定馬相伯著有統署章程姑未得見想參用
中西良法而顧力行之何如耳津河阻水復稀不易臨楮帳誦手泐
奉佈遠頌勛祺

去月陳茂南觀察帶傳惠函敬悉政履多綏慰喜甚至重蒙恤已之
誼寵賜輓幛光及泉隧恩逾骨肉闔門感佩無已也陳觀察再到敝

邦熟諳人情故朝廷亦深幸依庇之現駐王城南別宮其間再見國
王內外衙門俱已見過至商務土俗尚未興開近立商會數處若乏
資本姑無成緒礦山非無其處事巨費多未敢輕議去月新建營官
員與中國張敬夫觀察合同約開一礦以助兵餉弟亦與袁慰庭舍
人相議請中國人開礦以裕沁兵之餉均屬初行有落落難合之歎
駐津商務委員故朝廷擬於歲前派遣姑未開擇定何人機器已由
上海運來向承有水脚及錐水諸料買來費屬金莞居妥籌補償惟
未來之銅冒手器銀一千六百餘兩尚未明白莞居想已函問王筱
雲觀察俟其回音可知也李又石願留侍奉情理似固然矣自大軍
東來亂軍頑民警視天兵賴吳帥撫綏得宜寬猛互濟東土之民仰
之如父母鄉曲婦孺亦稱吳大帥賢雖心懷憾恨驕悍不法之類舉

皆抑首而不敢異議各國公使亦甚重之若一朝回轅事未可知幕
府多賢能公正之士而衆所推服以袁慰庭為最吳帥一營事務委
任此人推心相與袁亦盡心輔弼事無碍難寬而能御有謀善斷大
公至正卧不愧衾但家有老母父客而不能歸覲情殊可悶然敝處
物情惟恐遽歸雖謂之身佩敝邦安危亦可也諸般事件悉關綺注
故茲縷布總希亮察順頌勛祺不宣

去月尚奉一函想已鑒及茲者卞吉雲之回祇稔體字康強績猷懋
宣至為忻誦弟碌碌無足奉聞而本月十五日與尹石汀參判同入
外署弟素不嫻外務事不償誤則瘼曠而已庸是憂懼督辦閩尚書
泳穆見遞金尚書炳始代之弟與石汀加差協辦耳金石陵參判久
病未痊廷議以為參贊官南君廷哲可代是任去月已陞資充駐津

大員今纔附船前往南君號霞山勤敏有文學從事朴君齊純亦佳
士兩人俱經外署之官頗聞交涉通商之事而敝邦聞見尚未賅洽
幸須隨事提挈如弟在津時不惜指教庶免大誤不勝盼望之至敝
處邇來事情南君想有多少面陳不煩覩縷筱帥安好可能再作東
渡否輿情甚企望耳馬中書為親病歸省不勝黯黯肅此奉佈順頌
勛祺不宣

允在津時常奉明教勉以維持大局勿為外人所笑允東還以後銘
之在心未嘗敢忘目見邦交漸廣時事艱棘可憂之端不止一二去
年陳安南觀察以商務委員東來陳公和平人心甚自幸庶幾外籍
商務內資暗幫譬如一家和睦人無間言外侮何緣而至不圖商民
漸集訛訛日起此輩皆小小經紀不識大體惟欲盡情取利若小不

如意則羣起呼噪陳觀察不惟不調停乃反推助噴言日至至云待
華商不如洋人是何言歟現自開港以來姑無洋人之來往惟有稅
務司僱用之洋人彼既為我僱用則其勢與商賈稍異實非偏薄於
華商而華商所望者太厚故也敝邦人非盡病風寒性何苦厚於洋
而薄於華耶乎心下氣不難回悟無奈信聽偏辭而少推恕之道自
今春以來陳觀察移文詰駁盈箱溢篋氣激厲積成猜阻商民準
承望風旨盛氣作勢几所舉動多出常理之外遇有相訟不由本國
自行扭控於商務公署在途凌虐入庭勒結不公不平人心拂菀近
有李範晉一事尤屬駭異李範晉者前兵曹判書景夏之子前任臺
諫三品朝士也因塞門違契華商數十人突至其家綁打該紳驅過
街路見者莫不傷心而不敢過問扯到商署陳公坐堂聽理具結放

送敵邦之制凡係朝官有罪法司不得擅治必經稟旨始乃依律查勘所以重朝體也今以違契小事為商民輩所束縛毆辱跪庭受詞豈不寒心哉時適有本國刑員等以他事在座陳觀察使與商署派員劉家驄同審李案該刑員等辭以不奉朝命且言法司不能擅問朝士劉員書示天子法庭四字該刑員不勝驚駭默然而退聞之者皆疑陳大人此來不止辦華民商務耶眾情惶惑實難曉解即自敝署照會請行公平辦法據陳觀察照覆云凡兩國交涉互控事件祇當言情理章程不當言勢位大小漢城多人是官是民非本道能辦非華商能識既已到案無論官民當訊明查辦凡稱互控者人民相訟之謂也既係朝官非被逼強扭豈有徃控于商署之理耶且陳觀察職管華商未嘗管敵邦刑獄之事則除朝鮮民人為原告外漢城

多人之訟何得無知照外署而一槩直斷乎又云若再有扭控者無論官民應即時審明曲直秉公斷結不能斷結者或送交本國官員辦理或照會派員前來會審此果章程中語乎又云該商社同李範晉前來求訊事出有因故扭控聽候審理在中國體例及定章原無違悞既云華商社同李範晉前來求訊則明是華商為原告李範晉為被告查水陸貿易章程第二條中國商民在朝鮮口岸如財產罪犯等案如朝鮮民人為原告中國民人為被告應由中國商務委員追拏審斷如中國民人為原告朝鮮民人為被告則應由朝鮮官員將被告罪犯交出會同中國商務委員按律審斷今李範晉被華商所告應由商務委員知照朝鮮官員交出該犯會同商務委員審斷乃符定章今云再有扭控者無論官民應即時審明曲直秉公斷結

何其謬也况其所斷結者只是偏信一面之詞殊無公心處事如此何以服敵邦之心乎自聞此言大小遑遑人不自保夫扭之者華商也聽斷者商務委員也敵邦官吏更無治民之權小民雖有冤枉何以伸白竊伏思奏定章程蓋為保護屬國不應於章程之外毫有增益壹聽商民慙患不顧事體決裂至此豈非不幸乎英領事阿須頓素與李範晉相識及聞此案貽書陳公責其非理乃陳公致疑於外署明知托求以開籍援之端移文詰問外署之人雖無見識何忍行此鄙陋之事以自取外侮究亦何補於事哉不思自反厚於責人其勢或將以此聲揚為我大罪聽之者孰無不平之心乎竊觀陳署公文來者動輒數百千言其博辨強詞足以動聽敵邦情志既阻無路暴白將來事機有不敢言焦憂在心不遑暇寐若知此言出於弟

口誠不知死所然為國為知己一死死亦無恨茲敢不嫌瀆擾密佈腹心非閣下之濶知弟心弟亦不敢言此惟望默會而察其情焉往復公文鈔送南霞山可以取覽非欲張大冀蒙見諒而已如何則可依局面得免大戾想閣下必有長算遠慮請勿吝教示冒煩至此不勝死罪

上署理北洋大臣張宮保樹聲書 癸未

為敬稟者竊敵邦去年與美英德三國議約寔稟北洋意旨防範周全商訂妥善彼時三國使臣固無異辭本年二月日英國駐日本領事阿須頓奉其公使書信來看租界形便將去年約條反覆辨難其大致謂與中東所證約款有異其最要謂抽十過重其他小節字句之間亦多詰駁現伊無辦理之權未便請改然將來該國派使來辦

必多歧貳查仁川約條非率爾而成同異輕重各有深意斷非偏偶
淺見所可輕議且聞美國先已批准原約獨英人顯欲立幟其意未
可測知惟茲事關係非輕一有差誤貽悔無窮伏思宮保大人仰體
皇上字小之恩撫綏藩服信及殊類乞蒙先事訓誨俾瞻迷見庶小
邦倚以集事大局免致壞誤不勝幸甚茲將鈔錄英使來函及阿須
頓談草附呈塵覽用敢冒威上告不任惶恐俟命之至肅此具稟恭
請勦安伏惟慈鑒

答袁慰庭世凱書 乙酉

慰庭仁兄大人閣下昨奉來函謹已閱悉而喻之以同室和睦以禦
外侮即弟等之素心彌縫闕失保全大局亦當今之要務但此事早
已被外人所知必至傳播流入北洋異日若咎敝邦無一言先告則

將何辭以對乎雖然閣下一念調停至有引退之教縱有難於此者
敢不捨己而從之若日後北洋有說當以威函為解倘蒙宥諒幸甚
此頌升祺

敬啓者茲閱九月十九日滬報四千八百五十一號內有中國不宜
以西人薦於高麗說一篇擬議不倫誣蔑太甚展閱未半殊甚驚痛
查敝邦通商以來惟中國之指導是遵交路既廣防範或疎禍衅之
生實非人力所致我 國王為是憧憧宵旰憂勞亦上國之所稔知
也今此滬報之論不惟不深悉敝邦情形誣及於不當言之地故意
肆詬全乖體面中朝義同一家雖操觚之士宜存外侮之戒禮無不
敬駟不及舌應請閣下知照上海道台飭知電報局追正既往之誤
此等莠言更勿濫收登報以全大局至為幸甚手此布懇順頌勦安

答張季直書

季直仁兄先生閣下歲暮百感棖觸忽奉朵雲從天涯來執書凝佇者久之恍惚如相對夢寐滿幅辭旨拳拳以啟邦事為念信乎先生其不果於忘世也但西州知己之痛想倍餘人武壯公墓草已宿矣此世此人何處得來當今用人之時如吾先生之才誰不欲以禮致之士君子立身托跡儘不容易棲梧食竹惟飲醴泉此鳳凰所以常饑也豈勝歎惜願先生少降其志雖未盡待士之禮苟有志於民國者可與共事不必冀冀作古人想也弟浮沉自容無所建樹又不幸而遭去年十月之變蔽廷之薄有才藝者畧已盡矣詭勉供職末由振作見任外署督辦任大才小必致債誤奈何奈何袁慰庭因其大夫人病重告假內渡不知間已翔矧否濃為憧憧先生常以啟邦事

拳拳不忘于懷故此因便畧佈冀賜一閱以代面談順頌文祺不莊

答日本人書

久違清誨企慕殊深即奉手書藉審秋冬之交政祺協吉實恆遠頌惠送電氣鍾極便於呼應之用但此處向無曉解之人荷閣下費心至送朴琪琮於電局傳習其法乃付送鍾具要獻我大君主奉玩之餘不勝感謝謹已代獻天陛備達閣下馳摯之忱宸心嘉之在誠不在物也去年朴君來時僕適出疆交違今始相握聚散如浮萍無定而亦有緣湊於其間耶至開拓一事僕所願聞當乘公餘少閒邀朴君細叩矣前呈畫幅不堪供賞而茲高麗瓷器一事雖非佳珍係是我國千年前古器即以奉呈以表微悃尚希哂存為幸秋風鴈影更盼帛書手此奉復順頌台安不宣

與日本欽差大臣徐相兩穆麟德書 乙酉正月

秋堂瑞廷兩星使大人閣下前送一函計已邀覽爰詢比來起居
適似聞正月初一到東京初五呈國書使事幾將竣矣其間談辦何
以歸結回棧定在何日耶仰溯且頌此間十七日 移御景福宮
各殿安寧是所歡祝弟狀一如前書時耳日前小管凡來仁港頗為
騷動伊藤之去主何說話專為撤回防兵事耶我國居中極難妥處
奈何奈何見日本新聞紙以弟為用權此是生來初聞之語可謂榮
耀無比運米運木輪船並未到若海上無警月內似可雇來矣并
上角五郎為省毋還國因便畧佈順請軫安不備

與英國領事實禮士書

啓者近從海內傳聞知貴國有意於巨文一島 帝哈米也 此島係我國

地方他國不應占有於萬國公法原無此理且驚且疑未便明言日前
派員前往該島查看虛實姑未回來即接貴領事所送照會是係北
京使館所寄送者也細閱來意始信前言之非謬豈知如貴邦之敦
於友誼明於公法而有此意外之舉耶殊違所望不勝詫異貴國若
以友誼為重翻然改圖亟去此島豈惟敝邦是幸抑亦萬國之所共
欽誦如其不然敝邦義不當嘿視且聲明於同盟各國聽其公論此
事不可遲延故茲先函明一切請貴領事立賜回音切切盼望之至
此請日祺

答閱泳翹參判書

芸眉仁兄大人行轅下向開台駕到義州少駐幾日爰未聞馬首何
向即拜惠翰謹審台衷體在途支護仰慰何極但行旌去留遙難懸

度西望關河不勝磨誦弟所帶騎衛問蒙 恩諒感幸無比但外署
事務日益艱棘奔走疲頓有損無補奈何奈何去月丁軍門奉傅相
命東來為撥巨文島情形即派巖台穆台同丁軍門前往興陽三島
日間可到而東萊人附德國船歷撥三島而來已於三月初二英艦
七隻來泊巨文島島即也堅旗島上運材積浦有將建造屋宇之意云
日前英領事送致北京英公使密行照會要我借巨文島暫行居住
已經稟知 大內通告于諸大臣與球園商議送函英館以不可許
之意且既托電報于北京英館及英國政府繼又函明于各國公館
請持公論係我自之權一面錄報于天津船便今日弟又將歷訪
各館面談一切然此係重大緊要之事英人萬無回心之理我國斷
不能嘿坐視之第當備盡在我之道而其於彼之不聽亦無可奈何

大傷國權將來為患不可勝言豈非悶阨事乎俟巖穆回來更議商
辨彼已堅旗建屋恐不能過其所欲為之奈何英若佔得此島則俄
人必佔濟州新聞紙上已有此語此必至之勢可歎可歎陳奏之舉
為體面上固好某丈亦以不修舊怨為誓然人心搖蕩莫可底定總
緣廟堂之上信不孚人將來之事何變不有只有仰屋而已琢園姑
置外署後堂博文局草記纔已啓下而須費多少財力方可始事一
箇濟眾院亦難接濟又何暇念及於此耶惟俟台兄早回共商妥辦
之道耳魚一齋因事謹削浩然歸里其自為謀則得矣凡屬內政無
可與向議處惠廳事又將積滯不理此亦不幸之甚也安趙兩人姑
未登程蓋為率還學徒而裏許或有承命者未可詳知然此兩人何
力以辨之耶已囑其審慎做去勿作輕舉此兩人亦應有料量似不

過偵換而來耳向者玉山書意恐弟不喜某丈或阻其還開釋而勸之此不知我國事情認弟有操縱之權並不知弟之本心可笑可笑弟復書云吾順受天命而已無他成見惟願回國以後國家安寧朝廷和睦不知其他耳適聞明日有便書付箕伯本弟可能速達否燈下胡草不盡萬一統希衣照不備

與俄國公使書

啓者敝邦與貴國雖經修好而尚未換約故一應事爲未敢瀆請此次貴國參贊官士貝邪來稱去冬敝邦所派副使穆麟德以敝政府之意要請貴國教師訓練土兵貴大臣至送電信於貴國政府已蒙準許等語查此事敝政府之所不知也穆麟德之回亦未有以此事告于敝政府敝政府漠然不知故業經先請美國教師不然則既請

教師於貴國而再請美國教師豈有是理乎穆麟德雖是政府之官所帶使任自有其職至請教師一事未曾受命故並無公文爲據直不過一時私談耳敝邦雖感貴國厚意然亦不可失信於美國故已向貴國參贊官說明此由深恐貴大臣尚未與敝邦交涉不達敝邦之情特派機器局司事甚齋苗前往面罄一切請煩貴大臣明白垂察轉達貴國政府可也爾泐奉佈順頌台祺不宣

答澳大利亞公事官李士溫書

逕覆者頃奉抵前督辦閱冰穆書具悉旨意欣荷莫量閣下處澳大利亞新闢之地志存睦隣遠辱寵翰其意可感現敝邦商務未旺於同盟各國均未派使駐京惟美國人厚禮節爲敝邦領事現在美國亦有名而已未曾有商務相關惟澳洲新闢之初事貴懋寔不敢以

虛名相煩容俟啟邦商務稍興人民有往彼販買之時另議設館置
官殊未晚也僕深悉閣下厚意向慕殷摯雖隔重溟必有會晤之日
願閣下自愛肅此奉復順頌勛安

與井上琢園書

奉讀來函指陳交涉情形令人習襟豁然而一邊憂生眉端也先生
之公心素所欽服豈有袒護之疑哉此時啟署諸議尚不欲甘心降
從緣辦法不公稅則不平者甚多且章程中有隨時增訂之文不聽
在彼辨論在我豈可以違棄條約相怵乎照會草二本茲又仰正幸
勿存嫌芥盡情教之為望且為我猜着嗣後貴公使將如何應答又
將如何生決裂之事請勿各詳示不備

謹審來函之意今將致書于日館非難事也而先生一離本局必不
肯放回第當以書以面駁辨不已再將與袁總理設法周旋而參以
公法必不能不待我國允許而遽爾奪去也未知尊意如何更祈示
明不備

答美國公使書

敬覆者前接本月初十日來函云因福久一事本督辦與貴公使意
見不能相同甚為悵恨且貴公使又云現在不能勸福久回國因其
無罪之故苟勸其回國則反為有罪之歸貴公使顯然自負不避之
名袒護惡首憶本督辦初與貴公使談議福中尉刊新聞紙一事貴
公使屢云斷無此事他日又云上海新聞紙雖有刊朝鮮事情一段
必不是福中尉所刊之也並無福久之姓名也後日由本署將西曆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中西洋報送與貴公使細閱貴

公使始肯說福中尉所刊之事的確是朝鮮事勢之情形並無有碍於我國也貴公使屢屢攪擾故本督辦於是月初八日照會貴公使將我大君主及我政府之意詳布告之欲請貴公使當時設法送福父回國以全我兩國之友誼今不料貴公使反云本督辦所見之繙譯稿者必是全錯又云我政府不聽貴政府之言只聽某人想侵毒於我國者也誰欲流害於我國者本督辦實不知另有何人只知貴公使隨員福父一人有此心也詳細思之不勝慨恨貴公使又云本督辦不通英語甚為可悶如能曉英語則當以福父新聞事詳細解之貴意亦非不美惟照貴公使所云繙譯有錯貴公使不識漢文焉能知之貴公使屢屢攪擾多言矛盾立意袒護昭然可見本督辦姑不必與貴公使深為辯駁茲先將繙譯一紙送上望為詳細查閱

並請改正以適貴公使之意也閱後祈迅速送還以便稽查為荷

答美國外務大臣書

敬覆者即奉貴曆八月十二日出惠函藉審貴大臣輔理清明勳祺懋集遐聽之餘曷任忻慰此間大君主安寧境內無事差堪告慰厘注耳敝邦於貴國友誼關切欲其聯絡聲氣加隆敦睦故向來陸軍及政治教師不請於他國而特請於貴國者也今承來函知陸軍教師一事俟國會定議後另揀派送深感貴朝廷用意之厚至政治教師非徒為學習一件事而已也敝邦素昧西國政治諸有措施每多窒碍應請搆送鍊達治法之人以資詢度至如小學及農務均係要緊亦望妙選其術小學教師三人農務教師一人來此教授俾廣其學寔為幸甚知貴國遇敝邦特厚故不嫌煩瀆有此屢懇諒貴大

臣樂聞而俯允也手此奉復敬請勛安不宣

答日本人栗林次彥書

栗林先生執事頃奉來函敬悉一切顧僕一箇庸愚人也未有名姓達於境外猥荷不棄賜教殷殷求之於平生知舊而所未得者今乃得之於未嘗謀面之大人君子何幸之厚何望之過至論宇內大勢足發蒙鄙可見執事之習襟磊落見識深遠如僕恐不能望其涯涘也貴國之於敝邦唇齒之勢何時不然惟今時尤切向來通問絕罕情志未孚小民無知見其衣服言語之不同便懷疑懼至清國則往來較數耳目習熟制度文字多做於是自前世以來恪守事大之義現時局雖變不復遽改前規小民之心亦知清國是庇護我非貪害我惟君子則不然清國不可背而外國不可不親外國尚欲親況此

隣世交之貴國乎壬午清水之變出於聞見之太不及也去年十月之亂出於聞見之太過也過不及皆不中何怪乎變亂之疊生也君子無適無莫惟義之與比僕雖不得為君子習中本無中東二字惟視義之所在義者何也時措之宜也常苦世之人不諒人志與清國稍近者輒目為清黨視若異類僕亦大笑甘心受之僕嘗西遊天津與津門諸公及此中駐防諸人交誼頗厚至談論之際未嘗不以對執事者對之聽者咸以為然四海有心人所見畧同願執事勿過疑我也所不可易曉者俗士之曲見也愚民之執迷也衆寡不敵往往不免隨風而靡此時調劑大難得宜以僕之不才何敢望也井上角五郎僕之畏友也其人年雖少見識十倍於僕處心公平無涯岸之阻僕誠心好之今讀盛函沛然有決河之勢何其貴國之多英才也

僕雖老邁無用尚願交海內英俊若蒙不鄙貴然肯來其所感幸當
復如何僕亦疑於公暇訪近藤訥軒與執事會話也爾此奉復藉頌
日祉

答左營使閔應植書

仄聞昨暮還旆俄者因禹君方君便請安矣果入聞否弟病非假稱
也實嬰毒感近旬叫苦今日力疾往見法使以傳教人保護一事半
日呶呶未決而歸明日彼將來署再談矣此事不可泛歎而戈使之
發怒還去之說弟未之聞雖云還去不可以此搖動我則堅持勿變
自有道理請少勿為慮亦以此意入稟如何墨賢理亦云定約前先
發此說彼之失體我當堅持勿許萬無加兵滋事之理彼大怒出城
亦宜任之而已所失不在於我各國自有公論何畏之有若遽許則

必見笑於各國若不許則不過曰固執不通而已更無他可加之罪
此理明白幸詳細入稟自 上堅定聖意然後可以談辦若少不審
慎則以若人心不知有何樣事機甚為憧憧今日戈使言請更詳稟
于 大君主回示旨意云弟答以謹當更稟而 大君主聖意亦不
欲拂百姓之心恐難允準以此為答而起今方畧修談草待繕入鑑
計耳不備謝上

與從侄裕成書

己丑正月

歲初邑人回得家書知客臘廿六政除北青府使係是特旨出於夢
想之外 聖恩罔極何以圖報纔經風樹獲沾榮祿不暨之痛想復
如新又聞將迎奉所後祠版仍赴任所云噫吾先從氏孝友慈諒之
德不食其報恒所歎惜專城致養幽明無間而今以後乃知天理之

不惑不覺感淚被面也自聞此報始而聳喜繼而憂懼其憂反有甚於喜何哉汝於數年以來挈妻攜子東西棲屑無一間屋子喫人所不堪之苦可謂困矣然勞苦堅忍憂深思遠增益其所不能此豈非古人玉成之資耶方其在困乏之時所憂者貧窶耳身名則清白無瑕所患者蹇屯耳前程則萬里尚遠今為始得一邑俸廩稍優使令稍足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此前聖格訓也外邑太守之尊尊莫與京措大一朝居之便生自大之心又生患失之心自大則驕侈易生患失則立志不固驕侈漸生則用度隨廣債簿日增而害及於民立志不固則臨事巽懦政令不行而為下所欺由斯二者而身名僂辱矣前程積蹇矣可不懼哉為官之道曰誠曰公曰節用曰勵志何謂誠夫匹夫相與尚不敢欺况為人長上而不以誠心御之于奉公

也事長也接下也使民也壹以誠實無偽為主勿以上官之親熟而恃之勿以小民之至愚而侮之無作矯行無干虛譽吾家之人樸誠有餘而文辯不足吾於此不必多勉何謂公守令者一邑生靈之司命也為官而不持公心則猶父母而有愛憎於子也赤子無告將安所依庇乎詞訟之際勿為左右所撓勿為囑托所移勿視貧富勿計強弱揆之以理斷之於心則雖不中不遠矣何謂節用夫節用者愛民之本儉約於己下必有裕此易象損益之理也口體之奉聲妓之娛豈不愉快於一時哉苟能念到於鷄衣鷄形殿屎愁苦之色常在目前吾雖力不能遍濟然安忍置之忘域而獨享其樂乎近有一作宰者每日饌肉只用一斤自與妻孥唯吃菜羹人皆笑之然居官數年吏民俱安歸索且饒視濫用而橫歛積債而敗名者豈可同日而

語我且由奢入儉常情所難在邑時用度太廣則遞歸後將何以繼之與其懊悔於事過之後曷若節損於未然之前乎何謂勵志夫人之為人在乎立志志不立則內而百體縱弛外而百事隳壞若是乎志不可不勵也常思吾之前程不止於一邑宰區區得失何足掛念雖上司有飭苟其不合於理不復於民者據理爭執辭和氣直必伸己意然後已不宜懷戀祿位依違說隨卷吾所守之志也為官長者能輕去就然後可以服吏民之心不然則奸吏猾胥至吾左右之人皆有以窺吾患失之心啗之以利夤緣作奸駸駸入於其中莫能自拔究竟所得不過錐刀之細而所失復如邱山之大可不潑戎乎雖然不能早自節用債簿為累則雖欲輕去就亦不可得矣此節用一事又為勵志之本也吾往日居官於是四者無一焉到今思之無

非追悔之端故以吾所嘗經歷勗汝于未然之前慎無以腐談而忽之也北青新經民擾人心未定勞來彈壓須兼恩威此誠圖報國恩於萬一之秋也汝其勉之羈囚無寐思慮萬端臨紙不覺覩縷年衰者多心想應見諒也

書贈朴琮烈

朴琮烈從余遊嘗從容問處世為人方余曰其惟恭勤乎恭者不侮勤者不匱不侮不匱可以處世矣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然有命焉不可以力求夫不侮者人亦不侮不亦貴乎不匱者先事而集無困踰之患不亦富乎此兩者在吾之當貴趙孟之所不能奪也行乎夷狄而無憂處乎患難而無懼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此之謂也琮烈曰嘗聞學者之患在於物欲交蔽琮烈年少仰哺於

父母心無可欲庶可以為學乎余曰既有耳目口體安得無欲雖聖人不能無欲惟克之而已夫為學之道不離於日用常行處事接物之間若離事物而論學則墮於禪寂非所以為學也學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明為學之道在於服習非可以空言設教也今為上不習公務下不屑鄙事兀然坐談此所謂口耳之學何裨於心身乎汝為人子而年踰二十宜擇執四民之業以自樹立不可躑躅荏苒虛度壯年夫為士而名立官成為農為工為賈而貨產豐饒此人之所欲也然必盡吾之力直道而求之至於躁鄙之心機變之詖害人利己之事介然有所不為此所謂克欲也學問之力正在於是古語曰斷欲易節欲難余惟曰斷欲易克欲難何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為道者類皆絕物而孤往求造乎佞

虛之域其斷欲宜矣惟吾道則不然行乎事物之內日見可欲而不為欲蔽於是乎為難矣夫為學如磨鏡不磨則昏磨則瑩然復明方其塵垢掩翳之時瑩然之質未嘗亡也猶人雖為欲所蔽本然之善固自在也人能常常提醒則外蔽自祛外蔽者非自外而來蔽也即吾之耳目牽於外物而反蔽吾心也甚則忘其身汝嘗赴京見城市之繁華人物之稠集方其隨人顧瞻之時亦知有汝身乎琮烈曰誠不記有吾身矣余曰然君子之道貴乎立志故曰千萬人中常知有我琮烈請記其言遂書以贈

答金蒼山書 庚寅

臘月惠函奉到於除夕前一日當百感繆繆之際得此一讀脫然俱解如服清涼散也滿幅誨諭慰藉慙慙至於鏡瑟瑣屑之事筆墨陳

腐之談並蒙關聽猥示獎借顧此負釁之踪何以得此於左右也慚
感無已轉眄之頃歲色已新仰惟台體珍衛第祿鼎臻定符區區臆
誦向來原濕之役歲已周矣不須追道而此聞與洛社諸公杖屨追
隨優遊觴詠曠然無榮辱之嬰于懷此可謂冠冕巢許想望風采邈
乎不可及也累弟罪與山積至今視息寔出於閔覆之恩而神明惡
之禍及家衆來此以後連年聞家中惡報憂畏悲傷日銷月鑠所存
者僅形骸而已一日所食不過數匙親戚知舊居住名號無一記存
精爽若浮形如枯木如此而有復得為人之理乎向得舍從書知兄
以弟聚眷事勸之認出忠愛感銘曷喻弟亦未始無此心而今古異
宜不敢生意自聞台言乃始議及于家人而拙于謀生落落難合仍
自歎曰古人治天下亦如運掌顧蕞爾一家事難辦如此尚可開口

談經濟之務乎要之早晚攜來不暇盡計其難復也此間鄉俗尚忠
厚人客往還與初來時無異所寓禪房惟一僧始終相守服勤不怠
柴汲賴以自濟知關勤注並此仰及令甥踈人近得安支否知舊中
哀禁人事一切不敢修猶自往來于中近來科聲多出於吾輩中好
人雖在膠廢不禁不寐之喜是知一種癡根尚不斷陽界意思可笑
可笑惟願為國自愛懋建德業累弟白

與李生庚萬書

仲春惠顧獲於曠阻之餘其間人事屢變兩家俱閱滄桑夜闌秉燭
相對如夢別來月又再圓矣首夏多風恪詢侍奠起居支重讀禮之
暇以何書遣日耶區區溯念僕視息僅存近以迷昧來會稍慰孤懷
耳尊王考先生遺稿校正之役以僕之謏陋何敢承當昔公晚年僕

以同里後進參進隨之末然至公學術文章實未能窺其萬一有何
權衡可以存刪耶但念哀甫踰弱冠未嘗出南門一步地一朝抱藁
曳衰跋涉十舍之地中托鄭重此意不可孤且以平昔景仰之地譬
書微勞義不敢辭故謹下時月工夫盥手細閱至五六遍紙已生毛
矣誤者改之疑者籤之或已錄而復刪或已刪而復錄然取舍之間
終未停當其已刪者未必盡合於刪蓋緣多不勝收大膽刪去而猶
多顧惜之意其定選者標以朱點詩文合七百四十餘首所選多長
篇巨作較前人籤選幾增四分之一矣文則疏章書牘祭文篇篇可
傳就中書牘最多皆隨手成文有實有華又多有益於心身非空言
也雖酷如陶汰猶過百篇書牘中經禮問答先儒文集亦多有之然
禮說則必載於禮疑續集故並從刪去經說則不敢輕刪然或慮卷

帙太繁則只錄原幅為無妨歟序記諸作每多為人酬應或依題遣
辭少靈活之意故多不錄有關義理政事及公平日情性之所篤不
敢不存取舍之規大畧如是望加澆商轉示博聞具眼之人爰為詳
正繕成完本以俟早晚入梓如何古人文集或有生前入梓者有於
身後子孫或門人知舊出力刊布者其事不甚難也今百度皆艱貧
富束手以衣清寒家計恐難辦此又想知舊濡沫無暇相及誰能成
此美事者可惜一部經世之文埋沒於塵篋之中如豐城古劍光氣
燭天不知何時出現于世也可歎可歎弁卷之文極知僭妄而惟以
附驥為榮忘其點蠅之醜惟一覽置之為可耳不宣

答金生澤崇書

頃奉手函雖寥寥數行猶慰於積阻之餘藉使終夜對榻亦應如是

而已言豈在多乎哉書發後日富其間計已還山起居清裕溫理舊業著書等身其樂可勝道耶向從知舊聞足下詠芍藥詩有遊香生午寂豐露泛晨涼之句此非宋元以下人所能道濶造之妙一至此我近閱素山遺稿與足下往復詩牘甚多此丈每濶歎足下之才以為不可及而勉之以返樸還淳蓋出於愛好之至不欲效世俗面諛已也噫此文尚有古人之風今焉不可復作吾輩何處要聞箴規之言耶想足下亦同此懷也白兼山其人固可傳而踪跡太奇若使他人傳之當不免畫鬼一幅今乃一轉毫之間化奇為正寫出磊落瑰偉之狀比古之方山子自然更高死者有知必不以生前不遇為憾也僕常恨我朝國乘簡畧野言冗陋五百年人物政事掩翳不章苟得良史才以發揮之豈不為一代美事乎但自有色目以來各守門

戶是非不公雖有其才不敢當秉筆之任足下既無門戶之累心公眼明宜攷究古典蒐羅遺事裁剪潤色述而不作一洗前人之舛陋永垂昭代之故實其功豈在金富軾鄭麟趾之下哉足下倘有意否此事雖似至難有志則可就如此史才而不能成大著作以傳於後不亦可惜乎高陽耆舊傳繕本今在何處乞寬還投示如何兼山傳擬作書後數語要思之原篇中有鄙名不必贅故置之不宣

雲養集第十二卷終

雲養集
第十二卷
終

